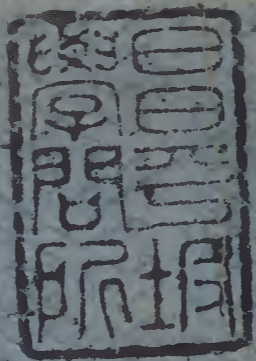


翻刻

左繡

士士



			二〇	漢書門
		三九	五九	
一	一	六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二〇		漢
五		五		
函	一	五		書
一	六	五		
架	冊	號	類	

新刊納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55	
冊數	16	(7)	
函號	275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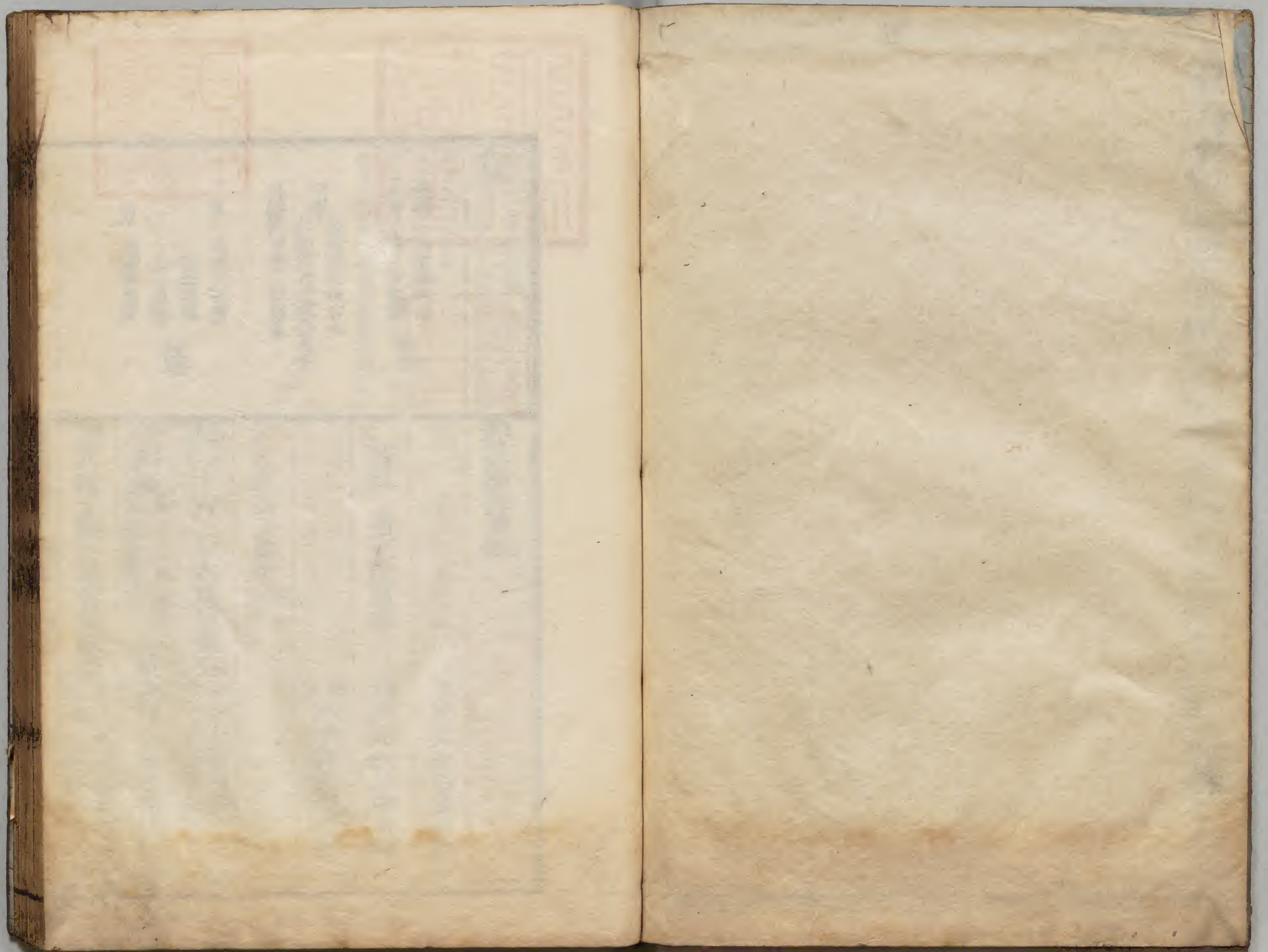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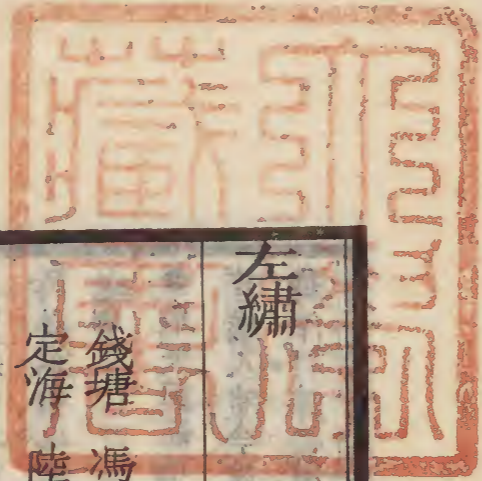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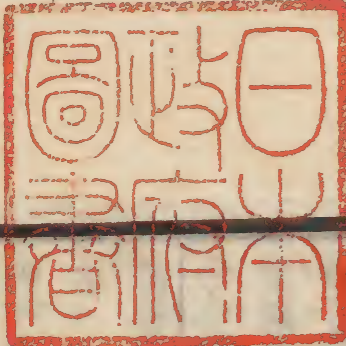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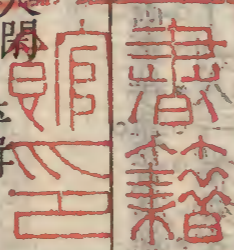






左繡

錢塘馮李驊天閑
評輯
定海陸浩大瀛



錢塘范允斌右文
同學
仁和沈乃文襄武叅評
同懷杭州陸偲與臯

男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允孫思蔭

男陸麟書素文

校輯

春秋經傳集解

淺草文庫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馮李驊天閑增訂

宣公下第十一

經甲子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賊討國復。二
十一月然後得葬。○楚

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

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
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
鄭地。邲扶必反一音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月

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正義曰此年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為宋邑也傳稱師人多寒十一月今之

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晉人宋人衛人

曹人同盟於清丘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叔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

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林書人同盟猶曰人自為盟也書法如惡曹鹿上中

國又無○宋師伐陳衛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臨於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

賈逵曰巷出車陣于巷鄭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案下鄭復脩城則此說是

惠補 衆哭曰臨師古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兩事接連皆為鄭戰作引陳縣復封虧了別人一篇妙文

妙在字字有趣鄭人許平虧了自己二篇妙文妙在字字可憐筆端變化真如何之樹隨刀改味也

許平全以下人為主下人不但指肉祖牽牽看他一篇之中低頭伏罪仰面乞憐寫得情辭悽惻悲鳴動聽楚莊英雄不覺入其彀中矣

以一唯命領兩唯命先將存敵兩項說煞已自死心塌地然後將若字一轉輕輕說個使改事君却又以非所敢望連忙縮住不作十分希冀而聞者自為之平心解顏又到處哀樂皆能感人連讀兩篇致味各別其詠陶謠舞則自一耳

如何之樹荒中有之枳形如棗長五尺金刀剖之則飴非此則辛神異經

國人大臨守陣者皆哭臨得也大臨城上僻俛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陣音皮僻音計反俛音諱

正義曰僻俛者看視之名釋名云城上垣曰陣于其孔中俛俛非常也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

日唐云八字布景入妙事勢至此國誰之國也塗方九軌日達○說文作植云九達道似龜背故謂之植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

●鄭水叔曰以一命字引起下三段。昌黎科目時少人各文法祖此。朱批

●林西仲曰。楚許其平。亦為晉在不能爭。非懼鄭也。規其託詞答左右。何等大見識。大規模。所以為五伯之假。朱批

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正義曰。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正義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燕氏沈氏以為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為九也。按此說。亦未確。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豈止於此。况誰非小國。誰非先屬。何必權庸。愚意不過遜言。比于楚九縣耳。若從滅國說來。與不泯其社稷不合。補正。傅氏亦云。時楚適有九縣。故鄭願得比之。服事恭謹。如其屬邑。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國也。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乎。退一舍以禮鄭。潘尪入盟。子良出質。潘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幾音冀。一篇以鄭起。以鄭結。○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為完。整以見此一番之敗。乃謀之不臧。非官之不。為季代林父。正義。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卻缺將服虔云。食采于彘。具也。士會代將上軍。卻克佐之。卻缺之子。趙朔將下軍。代。士會代將上軍。趙朔之子。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嬰括。樂書佐之。樂盾之子。趙朔將下軍。代。趙朔之子。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嬰括。

結用三叠調。配上三唯命章法。最勻。

●其君能下人二句。深得大國容人之度。陳眉公

●王或菴評文共多十段。朱批。以上第一段叙楚之鄭。

●出盾連夏六月。姚本

此自城濮後。又一首叙戰大文也。洋洋纒纒。只作三大截讀。自起至必長。晉國是未戰前事。楚少師至齊濟。是將戰正戰時事。末段是既戰後事。通篇叙議兼行。而前後著力在議論中。間著力在叙事。議論用整片筆法。叙事用錯綜筆法。總之。晉為主。而以楚對寫。夾寫其間。鄭則時作穿插點綴。遂令花團錦簇。無妙。

不臻也。
首段又分四節。除整叙軍帥外都層層頂接。首樞子欲還。士會極言其宜。退次先殺中軍。佐濟。荀首極論其師。殆次韓厥分惡濟師。伍參勸王君勿逃。臣次鄭使如晉。請承。變書指破鄭以我上。而以荀首斷同括。趙朔斷藥。伯結之。大抵前重隨武論。晉師宜歸。後重樂武論。鄭使難信。而中間夾寫楚北師。鄭如晉。一承上一。一起下。分明以二武之論包絡兩頭也。章法絕佳。

中段獨分六節。如師更對。為一。開致師。相逐。為一。逼。憾。皆在。為一。挑。驟。寫中軍合戰。是敗績。正位。分寫上軍。下軍。是敗績。餘波。各各成片。寫來。却兩兩交錯。寫去。最熱鬧。最變幻。極紛亂之事。極清也。章法絕佳。

齊皆趙盾。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異母弟。楚子同為準。經落筆小心恭慎之文。大夫荀首林父弟。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樞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樞子林也。勦初交。楚歸而動不後。動兵。隨武子曰善。武子。子小二反。楚歸而動不後。伐鄭。隨武子曰善。士會。會聞用師。觀變而動。變罪也。服云。間也。正義曰。今際故得。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為罪也。伐為有罪。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不為有禮。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分說。一遍無此。即嫌太少也。歲入陳。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此兩項。用整對。下兩項。用參差。只一節。中章去。政有經矣。經。常。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井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日卒。車日乘。事不奸矣。奸。犯。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為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皆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蹋徒。臘反。識申志。反一音志。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補正。傅氏曰。百官言楚分其三軍為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

晰之文。

未段只分兩節。文本以晉為主。而為救鄭。故敵楚一節。寫楚告成。從對面作收筆。一節寫鄭與亂。從來。脈作收筆。不收。晉而晉在其中。與韓原之斷先君。同是別行一路之法。但面貌各別耳。然而匪委所思矣。

●踏伏。慮有伏兵。使踏行之也。正又

看來城。漢。節。善。用。開。法。見。經。擒。之。奇。此。篇。善。用。轉。法。見。頓。折。之。妙。起。手。本。為。救。鄭。出。師。而。聞。楚。及。鄭。平。一。轉。而。樞。子。欲。還。士。會。言。楚。歸。而。動。二。轉。而。樞。子。以。中。軍。在。濟。荀。首。明。指。此。師。之。殆。韓。厥。欲。分。惡。同。罪。三。轉。而。師。遂。濟。濟。師。則。竟。與。楚。遇。矣。而。楚。聞。晉。濟。四。轉。而。王。欲。還。伍。

參欲戰令尹弗欲五轉而王告北轅次
管以待如其言晉必敗楚必勝矣六轉
而鄭使如師彘子必許如其言又楚必
敗晉必勝矣七轉而樂書極論楚不可
克鄭不可從則二武之見始終一轍萬
無決戰之理于是楚如晉而日豈敢求
罪于晉晉對楚而日豈敢辱侯人分明
漸打和局雖彘子憎詭趙括更對而楚
子求成晉人許盟以干戈至者竟可以
揖讓歸幾疑郟戰何緣復合看他索性
將盟有日矣竭力一縱忽然再轉變過
來八轉而樂伯致師晉人逐之然鮑葵
止而免矣九轉而魏錡請戰楚人逐之
然潘黨亦命去之矣十轉而趙旃名盟
楚王逐之然甲裳雖失亦棄車而走林
矣此時晉非有倫楚甫求成偏師游戲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典矣其君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用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
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
有等禮不逾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
差不可敵倒然現彙而動此左氏定法
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昧昏亂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猶有
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

勢在得已乃十一轉而晉懼挑釁轉車
逆矣十二轉而楚懼陷陳疾進師矣會
不一胸勝敗立決使讀者亦出于意外
而行文轉變亦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
未已也十三轉而先寫左拒逐上軍脫
高拔旆反以數奔諸大國十四轉而補
寫右拒逐下軍抽矢納房幸以入子載
尸還滿盤敗著唯此差強人意而卒無
如宵濟有聲之竟以敗歸何也十五轉
而楚告成功一邊寫得光彩一邊分覺
敗壞不堪十六轉而鄭殺枯亂一邊寫
得精明一邊愈見優柔不斷摠之未戰
前作許多轉變如登壇層巒既戰後作
許多轉變如幽溪別浦放翁山重水複
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未必有此步
步引人入勝也豈非絕世奇文引八世說

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洧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洧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
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者音者昧也者致也致討于昧
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撫
可先殺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亦用雙調
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
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非丈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
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左羣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

通篇雖分三大截十六轉。看其實以盟有日矣。句為一大關鍵。乃通身轉候處也。自桓子欲還。至晉人許成。中間雖作幾番頓折。却已首尾一申。自此以後。便筆筆作戰鬪之勢。你來我往。你往我來。遂至不可收拾。而搥此一筆為之倏忽。幻化也。吾擬以分風劈流。不知許大神力。楚之懷詐。晉之受欺。勝敗全伏于此四字中。文即以此作通身樞紐。奇絕。

文要步步聯絡。如士會觀寡而動。接林父楚歸而動。說下先殺不可。按士會可也。說下荀首此師殆哉。接先殺成師以出。韓厥四罪。接荀首必有。大咎說下以後步步。皆此一法。

文要各成片段。如楚子此師作提筆。下

子曰此師殆哉。荀首。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之。

臨三三。兌下坤上。臨師。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變而之臨。

辭律法。林凡執。事之人。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否不也。執事。事之人。順成爲臧。逆爲否。不順成。故應不臧。

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柔弱。

是川。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敗則見壅。法從入。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

爲川則壅。是失法。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之用。從入之象。

法。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整。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

正傳氏曰。將帥之貴。于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

便以南轅北轅。點綴映發。而次郟坎管。恰作首尾。其餘自士會觀寡而動。以至楚子不爲京觀。全篇結構分之。皆可作一首小文讀也。

文要兩兩相對。此師段。叙楚三軍。與叙晉三軍對。飲馬于河。與及河對。聞晉師既濟。王欲還。與桓子語對。令尹語與隨武語對。伍參語與彘子語對。南轅與中軍佐濟對。言于王。與知莊語對。敗乘轅與韓獻語對。次管以待。與師遂濟對。阻華評云。爾益如此。則夾叙處。方令上下有情也。

之不捷。惡有所分也。捷成。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還起。遂濟。精頓住。一邊換頭。另叙段落。分明。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鄭

子之違命。果遇必敗。遇。彘子尸之。主此。雖免而歸。必亦不可行。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

吞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爲凶。不行之謂臨。水

爲澤。乃成臨卦。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

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

子之違命。果遇必敗。遇。彘子尸之。主此。雖免而歸。必亦不可行。

有大咎。爲明年晉。韓獻子謂桓子。獻子。曰。彘子以偏

師陷于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

三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金鄭屬楚。故曰失屬。彘

子以偏師陷。故曰三師。事

以上第二段。叙晉之救郟。朱批

俞寧世曰。篇中二提河字。五點濟字。是大隔日。朱批

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沈音審子重將左子

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韻語韻事寫得目無晉人妙甚聞晉師既濟王欲

還慶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

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

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

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風趣與舟中之指大目數奔等前後相映成音法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

剛愎不仁未肯用命中透出晉之必敗又于楚人口中透出後文大局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懷恨欲專其所

捷也勝也庚句

事即軍也

張素存曰簡淨教語料敵如神勝負

已分前後關鍵朱批

夾叙鄭使一段前顧救鄭後照分鄭乃此文一篇之脈絡

翼評勢若決河字若簇錦歷叙楚文筆大矯朱批

一段歷落生動重重叠叠直寫出楚君一團精神來文亦精神百倍于字只

行而聽而無上眾誰適從已于前路一一提明故後不更作斷也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為此

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

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亦作小歇再叙晉師遙接師遂

山在熒陽縣東北有管城敖鄆一熒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鄆一鄭皇戌使如晉師曰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

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

楚自克庸以來武子二武都從楚不可勝說入而筆意全別故妙不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

作虛字連下之筆不必解作百字上兩
叠用于字下兩叠便一用以字一用日
字變換可見其君作領筆却在軍作
對兩無日不討兩訓之一申傲之一箴
之長短參差中自有整齊之法在
于與吁同嗟嘆而言也詳此是說亦迂
文要賓主互用此篇寫晉敗于邲當以
晉為主而佐則剛愎不仁帥亦師無成
命楚則莊為君教為臣連變人亦都是
好帮手晉豈得而敵之故文于前牛詳
叙晉夾叙楚而楚之勝勢已奕奕于晉
人口中中間晉楚連寫而筆意已漸注
于楚至末便純寫楚子深得止戈為武
之意直與起士會變書語相應前則由
主入賓中則賓主對寫末則反賓為主
章法神化無迹非後賢所能彷彿也

訓之則復矣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
以怠于日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軍實于勝
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筆
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筆路柴車
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
蚡扶粉反正義楚世家云熊罥卒子熊儀立是
為若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煦立是為蚡
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按杜註文十六年
傳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筆路以荆竹編車藍
縷服虔云言其亦申說上句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
驕箴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
誠

趙伸符曰駁驕字詳駁老畧駁無備
又詳朱批

- 廣一車欲知卒之數卒則以偏五十人兩之即百人耳一說
- 一卒之中又以二十五人為兩即是分偏五十人為兩也
- 大偏小偏乘數亦似無一定法

德而徽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
諸侯徽要也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補正傅氏曰廣楚
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

故名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可馬
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戎戎車也

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
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補正邵氏曰楚人易古偏
法而為廣廣有百人故曰一卒一卒之外又有
餘卒二十五人為承副其數如偏法之有兩也右廣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

內官近官序次也正義曰內官親近王

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以待不虞

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
廋為楚

樂書論楚不可戰鄭不可信逐段分
剖可謂曲盡其情 王守溪

一大段後更作三小段以伸之濃淡相
間最有章法

以上第三段叙晉楚之戰朱批

以上。是。議。論。以。下。是。叙。事。都。兩。邊。緊。
此。一。節。却。兩。兩。作。放。開。之。局。如。山。之。過。
峽。處。文。氣。頗。此。一。寬。也。

行塗也 彤
此伐鄭之軍行也

人所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
崇貴

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
不過寫作聚訟築室光景于本文無甚輕重也

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彘子
應上大答忽用簡筆

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
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
徒黨也知音智荀首後為

知趙莊子曰欒伯善哉
莊子趙朔
實猶克也言欒書之身行能
楚少宰如晉師少宰曰

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也
閔憂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

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正義曰莊十六年楚師伐
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

傷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自是之後鄭始時復從
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往來于鄭唯成穆耳莊王
成王孫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
穆王子
帶定

淹留
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
也
各把鄭做推頭語語溫推

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也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

豈敢辱侯人
侯人謂伺
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

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言誤
寡君使羣臣遷

大國之迹於鄭
遷徙也
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有期
楚許

軍旅匆忙中忽著許多辭令此與下兩
獻慶皆是絕妙好辭
葉水心曰楚去國遠而整晉在內地而
散以傳考之楚固以成餌晉甘其說
而弗自定比其議論反覆之間馳突忽
至遂不能支求為河曲之交綏豈可得
也

遷跡謂逐出在鄭之楚師也
盟有日矣通身關鍵前文只點六月此
處點一日字下文便點出乙卯戰日并

春秋左傳 卷七 宣公 九

後文日中日入夜字昏字宵字都從此而伏精妙至此

●摩猶迫也 鄭康成

蓋以旌撫摩壘而歸也

叙致師忽用排調先摠領一筆次分三段後摠結一筆尤妙在詳叙其言而畧叙其事既極鋪排又極簡括真妙文也凡以議論代叙事者其法盡出于此批朱文要整散相配前路都用散叙致師忽用三排到後半分叙三軍于中軍先濟則曰舟中之指可掬也于上軍不敗則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于下軍偏勝則曰吾不可以苟射故也恰與前三段遙遙互映誠哉結構天成

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摠提單車挑戰又示不欲

正義周禮環人掌致師鄭云致其必戰之志蓋致已欲戰之意于敵

故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此三排尤散中著整之最易見者摩

以致晉師此三排尤散中著整之最易見者摩

驅疾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左車左也鼓

摩逆也左車左也鼓

鼓側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節也掉正也

雷反示開暇

作柄力掌反或音亮掉徒弔乃鞅二反正義節馬者謂隨宜刷刮補正邵氏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

也驂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

而示開暇之意亦在其中矣總結

入壘折敵折敵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

皆行其所聞而復已結住上段此下赴勢從晉逐楚引到楚逐晉直走乘晉軍方住行文真有輕刀快馬之樂

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

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者也龜背之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

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

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犢

公族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

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

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于從者熒澤

龍活虎矣文自起至楚子求成已作

文要變化錯綜如既免二字乃束上轉

下法蓋此下本以逐魏錡逐趙犢相對

而寫却嫌其板故從射麋獻麋生情布

景上下牽搭寫去至正叙趙犢本當直

接夜至楚軍却以論備有無一番往復

間斷之遂令樂伯與魏錡宜斷而反聯

數番轉換。然都兩邊各叙作者。忽思變化。多端向至。一遞一層。作尋行數墨。生活。遂陡然駕出中間一大段。錯綜串互。文字來極飛針走線之奇也。
名盟許之平。本當直接夜至楚軍。因要插入論論一段。文字遂著與魏錡皆命而往。句縮入晉一邊。來便越勢將不敗。先濟伏得一筆。尋常講穿揀者。對此不免袖手低回耳。凡揔點之筆。不干文前。即于文後。此皆命而往。句却安在中間。作束上起下之筆。既作間斷。又作聯絡。妙甚。

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趙旃求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潘厓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又回。願盟有日矣。一筆。將前文作一提掇。郤弗備必敗。臧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前不可猶是倖勝。此也。臧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

趁勢帶點一筆。今後文輕省。獨不點下。軍。于未段另寫。皆錯綜法。此處不點下。軍後。則于中軍上軍兩番揔點。顛倒五行手段。
對晉弗備。故揔叙在此。然于後事。則是倒註法。蓋得此預先註明。便知王乘左廣乃乙卯日中。王見右廣。乃是日入。結處昏字宵字。乃知戰了大半日。灰線艸蛇。在細心看耳。
以上第四段叙晉楚邀戰。倒揔後。哀章法錯綜。朱批。

不可直是。幸敗。身一。肺肝。可恨。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補正。日傳因。士季語。潘黨既逐魏錡。複一筆以。遞接為另提。既清晰。又緊湊。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不相隨。趙旃在後至。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已從人入壘。以取俘馘也。正義曰。使為左右。補正。傅氏曰。兵法車十五。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說舒銳反。即詩召伯所說之說。或讀脫者非。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

文要提清線索。首段自晉師救鄭。至必
長晉國。詳于叙晉。而楚師次郟。次管。夾
寫于中。中段從少宰如師。至王乘左廣。
詳于叙楚。而晉人請使名盟。夾寫于中。
一路都參差錯五而來。中段後數行。尤
使人眼花撩亂。得此兩路相對。頭緒了
然。提束之妙。此為第一矣。
一段寫得如火如錦。覺紙上亦業業在。

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楚經曰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
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晉人懼。二子
之怒楚師也。使軌車逆之。軌車。兵車名。軌。徒溫反。
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
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
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薄。迫也。
正義。詩毛傳云。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
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三代軍行。皆前有此事。鄭釋
其義曰。鈎車備設鈎鑿。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寅

風馳雨驟。中却開以引詩。引軍志為孫
叔綽有儒將風流。不作儉父面目。朱批

前文多少起倒。多少離合。幾于急不得
就。此處忽然無端而來。千載下猶為之
色然而駭。何怪當局之手忙脚亂乎。
須知此段直從盟有日矣。一氣趕出。真
神來之筆。

文要部署安詳。倉卒合戰。固非一筆兩
筆所得寫盡也。看其將中軍先濟作一
安頓。然後另提筆寫上軍。再換筆補
寫下軍。而以餘師不能軍云云。結之極
忙亂事。寫得極清楚。全在段落敘筆提
筆見界畫手法。

茅于純曰。大勝之時。猥謙詞以懷小
國。着此一段。忙中偷閑。朱批

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
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曰先良。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奪敵。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
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
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
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隙。正義。晉三軍上
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今中軍下軍在上。軍之
右者皆移。唯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
上軍在也。帶筆于本段左拒為帶筆于後文。知莊子為大夫。楚
陳名。音矩下同。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
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

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藉猶假。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俞云。前逐。下闕者。從唐侯以為

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軍以下軍無舟故。此從上軍。駒伯。郤克。隨季曰：楚

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

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

所將卒為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

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補正曰：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

人也。漢書樊噲傳：諸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唐書李紳傳：擊天毬戶官道。車馬不敢

●以上第五段。叙晉按楚戰。朱批

此段另叙上軍事。又插叙楚不惟暗點日入。食前文不漏。亦為若不夾入此段則不進少進一段文字。便接殿卒不敗一連寫去。不見斷續之妙也。

文意從車馳卒奔而來。故處處就車上點綴。亦片段之法。

前皆此。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正義曰：桓八年傳云：楚人尚

左。謂以左為尚。此云先左。乃先駕左耳。觀上云：右廣初駕日中。乃授左廣。則舊法先乘右廣。今偶以乘左

得勝。因是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正義曰：常先左也。軍行則旆在軍前。

不是車皆有旆。此蓋楚人。楚人。楚之脫肩。楚教也。肩車上兵闌。楚其器

反。正義曰：肩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橫木有礙。故脫之而後進。補正曰：定

四年。管蔡啓商。楚聞王室解。楚毒也。傳氏曰：言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肩拔旆投衡而出耳。未詳。

少進馬還。又楚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

使不帆風差輕。帆。凡劍反。本作杷。音怕。差於賣反。正義。帆是弱風之名。不帆風則車輕。故得出坑也。

●說文訓傳。基作阜。云。舉也。引黃顛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也。附注。

●衛熙臣曰：晉師既出險。乃願楚人而憊之。寫得狼狽有情趣。朱批。

晉人作吳語。然是借此觀出。敏卒不敗。爲上軍。略見生色。與下不可苟射。爲下軍。略見生色。同皆是暗暗爲士會。樂書。荀首出脫。遙映前半篇議論。以反射林。父不知所爲。爲綿裹針筆法也。妙極矣。此段接叙下軍事。趙旃事。頗可不叙。而特詳之者。蓋以逢大夫尸子爲知莊子。求子作引。又表兩邊各有死亡。爲二國。暴骨作仗。而趙旃魏錡。前旣皆命。而往此處。又須與厨武子再見一番。不令偏枯也。行文配搭要勻。其法如此。林孟莊朱批。● 邦冕曰。大敗後又寫得聲勢。朱批。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補晉師旣出險。乃顧楚人而慢之。言我師不熟。奔北不如爾大國。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數奔之習熟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使在後。使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營。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營知莊子之子。族家。厨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兵反還戰。

● 邱維屏曰。人有躁動。輕生。甘於一擲者。視其身。不若藁矣。不可苟射。諫君過。攻小人者。不可不知。朱批。

● 以上第六段。叙戰後情狀。○ 反旗鳴鼓。奇兵跳盪。兵邪文邪。令人叫絕。仍歸正傳。情致淋漓。朱批。

三句收束。全篇楚軍于邲。結次迴次。晉餘師結中軍。上軍下軍。宵濟。結中軍。佐濟師。遂濟。一一結過。下段單收楚鄭。作意前後論之詳矣。

夫每射。抽矢。鼓納。諸厨子之房。抽。擢也。鼓。好箭房。厨。寫到末路。乃愈見風致。蒲楊柳可。董澤之蒲可。以爲箭。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旣盡。勝旣乎。正義曰。重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可勝旣。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乎。言用之不可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一者。還。戰地至此。點出與城濮篇別。不能成。宵濟亦終夜有聲。其言其軍器無復部伍。重直勇。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重直勇。

先敘事後述。言下軍先述。言後敘事。變換好。戰地至此。點出與城濮篇別。不能成。宵濟亦終夜有聲。其言其軍器無復部伍。重直勇。丙辰。楚重至於邲。重直勇。

俞寧世曰三提河字五點濟字是大關目處

●胡奴車誤合作一字

●此言莊王不伐其功亦無以激晉怒

文要收局嚴重如此大篇輕得之筆須彈壓不住看此節鋪排七德味厚而色濃又與起士會策書兩節妙文相應處處經營匠心

●肆陳也詩傳文要立言有體如此篇晉敗楚勝幾于分誇耀而謙無七德直句句自納敗狀于扶晉抑楚之旨不啻如自口出也

林父師無成命罪無可道若與剛復不仁者同類並觀則意甚惜之故失屬三師未能行令都寄在別人口中而不知所為只作叙事帶過末後詳寫楚告成功便弄反刺林父而今罪無所依替替他出脫至歸于枯亂亦借斷石制者斷先穀不露出此入彼痕迹其于是非又毫無借武也傳世之文故與漫然涉筆者相去霄壤哉

●釋尋釋也我祖我之祖也

咀華載其師陳君梅麓評起訖分作九幅每一幅各有兩扇緊相對照其小註以晉師救鄭與楚子北師至次管以待相對為一幅寫兩邊開緊晉在教鄭與楚少師如晉至盟有日矣相對為一幅寫漸漸放開楚許伯致師與晉魏錡求

直用一一反輜側其反正義曰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君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邲也司馬法曰夏日余車殷曰胡輦周曰輜輦又曰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夏出師不踰時殷逾時周歷時故前世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輦少後世輦多營以彰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臣聞克敵武功

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

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有矢

也櫜韜也詩美武王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

考定爾功武頌篇名者致也言其三日鋪時釋思我

祖惟求定其二三篇鋪布也釋陳也時是也思辭也

定鋪音吳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

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夫武禁暴戢

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此武故使子孫無

忘其章著之篇章使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

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

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

公族至皆命而往相對。一是楚來生事。一是晉往生事。為一幅二憾往矣。與乘廣三十至得其甲裝相對。一是晉無備。一是楚有備。都寫到趙旂。趙事住為一幅。晉人懼與楚人懼至。乘晉軍相對為一幅。是寫兩家忽然交鋒。桓子不知所為。與工尹齊逐下軍至。天國數奔相對為一幅。寫兩邊各自忙亂。趙旂長馬與楚囚知密。至不可苟射。相對為一幅。寫兩邊各有虧損。及昏楚軍于郟。與晉師四句相對為一幅。寫兩邊各自收軍。楚重至郟。與秋晉師歸。至使復其位。相對為一幅。寫兩軍各自返國。愚意九幅。唯第一幅第五幅第八幅。裁對天成。餘則于本文未免割裂。然工緻無以復過。似此細心點勘。真愚所且暮遇之者。故

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幾危也。暴骨蒲而安人之亂。反強其丈反。潘黨原以武軍京觀。以為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鯨其京反。鯢五。亦對。今字。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成君命。又何所以。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如許一番大戰。却以閉事作結。惟鄭實階之。遂與。

脩載其段落。與當世共欣賞焉。愚好以整齊論古。常恐于古無當。今陳君實獲我心。亦竊喜出門合轍矣。以上第七段。叙楚戰勝告成結案。朱批。

● 瘼音莫
● 說詩自在
● 王荆公新經詩義本此。直補注
● 以上第八段。借石制怙亂暗結先毅
● 第九段結郟也。只用六字。許男二字尚屬安長。短參差入妙。朱批
●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敗則亡之。禮極言
● 郟伯之上。秋晉之上。姚本無。

諫殺林父。只以殺子玉相形。不過舊話耳。前添喜憂。憂喜後添再克再敗。中添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正義曰。入楚師。言入此楚師于鄭國。服虔云。使楚師來入鄭是也。君子分鄭國。以半與楚。以半立魚臣。而已擅其寵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於怙亂者也。夫。禍歸之。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晉伐鄭傳。

秋晉師歸。桓子請於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舊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公曰。失時。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宣公 七

困獸猶聞三四語便自新警非常標此以為用舊文法

以子玉為北却嫌擬非其倫故又另提林父作重替之筆立言有法先將若

之何殺之說煞戰敗只作輕拖妙甚若將不當殺移在何損于明下便是俗筆此用筆生死之別也

晉人雖有林父而斃子賈勇之罪不可以不誅乃並省之如軍法何月半

迨其招狄人以伐晉而後族滅之訂何晚哉參支照

以上第十段結林父保力出脫林父所以歸罪先殺朱批

滅蕭傳傳楚莊之霸非傳蕭無守心也後半文詳是實筆前半文略是主筆後

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聞况國相乎及楚

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

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此處寫得透下文便不費辭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

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重寫此層好否則先殺亦得以子

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五例矣以此句作承上轉下樞紐妙法

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羈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

半正所以反映前半拊而勉之皆如挾纊然則托王之字下者正不必麥麴窮自無河魚腹疾也而蕭之見滅宜矣楚之能滅蕭審矣

兩遂字相映一人之怒又不如三軍之感也明日蕭潰之速正應此乃兩截串處後半諺語雞肋之濫觴也寫來一何風致

孫執升曰叔展不忘舊識隱語致意伐其國而矜其人猶是伯主之師非以友誼遂忘君事也

雞肋之濫觴猶云隱語之祖雞肋之喻見于世說捷悟部

河魚腹疾具于集說

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

蕭潰補正曰二字衍按下文乃補叙前事非衍文申公巫臣曰師人多

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綿也言說以遂傳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

忘寒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

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欲使無社逃泥水中

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諺語麴去河

六反鞠起弓反麥麴作酒之物芻藿藥艸之名

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曰目于督井而拯之無社意解

之

●若為茅經二句連上文皆無社之語

不實其言上承解經下起敘事一筆作
兩頭關鍵左氏慣用之法恤病討貳是
言先君約言是不實前伏後應無一率
筆

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
求拯已出湖為拯。智烏九反。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叔展又教結茅以表。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
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曰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
避兵又避寒也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
蕭人無守心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原穀先
穀正

義曰先軫或稱原軫穀蓋軫之後原亦其上世
所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曰恤

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
討貳也楚伐宋晉

不救不恤病也。宋為盟故伐陳。陳貳牙衛人救之孔達曰先
楚故

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外之。衛成公與陳共公
有舊好故孔達欲

背盟救陳而以歿謝晉為十四年
衛殺孔達傳。約于妙反又如字
經丑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
無傳為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
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君子曰清丘之
前年

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
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
華椒之罪累及其國
故曰唯宋可以免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名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名
狄欲為變清一名

救蕭下宜補入伐陳事下文乃明只用
斷叙互見法摠要簡耳。意者宋自以
踐盟伐陳楚自以救蕭伐宋君子觀之
則以為楚雖以救蕭遷怒宋自以踐盟
免訊也亦錯經合異之旨歟。唯字乃
責晉衛之意居多。

三

春秋左傳

卷十一 宣公

六

取之正對名之說。本欲名以敗國。不知適取以自殺。此案與斷駢相呼應處。

●張溥曰。邲戰踰年而族先穀。穀之死。不以軍政。而以君大夫之喜怒。春秋又何忍復去其官乎。朱批。

四字提得簡而脫。將他處為某盟故也。對看便見其起法之變矣。

連寫四我字。所謂罪有所歸也。凡作四轉讀。一虛一實。一反一正。罪字只于中間一點前云利社稷。後云將誰任。占却地步多少。

●大國之討。即上文討焉之討。前年所謂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是也。魯堂云。據杜注。則尤字句。

清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甚。故曰惡之來也。

○清上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上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為明年殺。○為明年殺。○為明年殺。○為明年殺。

○清上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上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為明年殺。○為明年殺。○為明年殺。○為明年殺。

○清上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上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為明年殺。○為明年殺。○為明年殺。○為明年殺。

○清上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上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為明年殺。○為明年殺。○為明年殺。○為明年殺。

經丙寅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林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應以我說。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歿。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

免子。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做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衛人以爲成勞。

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使復其位。襲父。祿位。

御案。邦以晉敗於邲。遂叛晉即楚。宜。晉景自將以伐之也。故晉侯。胡僅為。報怨之兵。直吞而又自見非也。朱批。

此節合上傳作一首讀。蓋句句相應也。讀此。凡禍福相告。辭令可以類推矣。

此寫林父復位後一番振作精神上二句是謀之事下二句是謀之意却將中行桓子之謀插在中間以貫兩頭最是圓緊之筆此法蓋屢用而屢妙者也

末句帶叙然以有禮故名還則非為鄭故亦非謀晉故也言外見鄭未肯來之意作者于林父蓋不甚滿之矣

此為第一首寫生文字寫得怒容可掬又不實寫他如何怒法只就袂上屨上劍上車上逐一添毫便令怒氣拂拂從十指中出奇絕不惟楚子兩番說話番帶怒色并申舟及華元亦語語充厲都為末路蓄勢此篇法一綫處蓋筆墨真有臭味也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名之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申舟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無字換不字其事已了俞云無者禁之年楚子田孟諸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聞也正義無畏扶宋公僕曰耳目各舉一事而對以相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

釋去矣妙筆前提句即作叙事帶過云一也乃殺之亦帶議帶叙筆法非此簡捷那能將全力歸併末段去耶

脚案去年伐宋今年圍宋必待其平而後已春秋罪楚之暴而責晉之不能救也胡傳為宋所自取而責宋為深似非登音朱批

凡開手點題而妙者如鄭穆公卒是也至末點題而妙者如此處楚子圍宋是也起手之妙妙于後之照應有情結尾之妙妙于前之跌落有勢

趙鵬飛曰穀之會謀楚也胡明年歸父會楚子於宋曾舍之而齊不食非不畏楚也魯安則齊安矣此婦父舍齊族之故也朱批

犀申舟子以子託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屨及於室皇室皇寢

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補正邵氏曰寢門之外遠于室皇前此未及履也劍人進劍追而及于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劍也車人駕車追而及于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蓋與師之速如此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

逐層推出。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者。也。樂不可極。懷實敗名。最是曲折明快之文。

典則之文。出以厲峭風度。轉佳。

聘朝對說。嘉淑加貨。雙承倒應。歸重荐賄也。謀其不免。言謀尚恐不免。實講後須得此鬆宕之筆。

樂不思蜀者

桓子告高宣子

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曰。子家其正義曰。樂謂樂居高位也。

亡乎懷於魯矣

子家歸父。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字懷思也。

亦謀也。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

獻物。

物玉帛。皮幣也。于是有庭實旅百。

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于庭以答賓。朝

而獻功。

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于牧伯。

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

加貨。

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其則來報亦備。

據劉炫庭實加貨等皆就賓而言。按照薦賄從劉說為長。

謀其不免也。誅而薦

賄則無及也。

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

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林吾大夫始特會楚

夏五月。宋入及楚人平。

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林。凡平不書必關

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

子嬰兒歸。

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林父稱師。滅國之大夫。

猶貶也。是故荀林父滅潞氏。不書。隨會滅甲氏。不書。

秦人伐晉。無傳。王札子

●殺梁傳云。不言其兩下相殺也。言兩臣下自相殺。非君殺。自不得言其大夫也。正也。

此句原連上文之尾

此篇傳宋及楚平事。兩段以後半為主。蓋以解揚死。不失信。陪起無詐無虞也。通篇信字作骨。歸結在末二句。起處叙伯宗諺語。分明以晉君之不信。跌出晉

殺名伯毛伯

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

札字。○札側

八側乙二反。○秋蝻

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傳。無婁。○初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

不足。遂以為。○冬螽生

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常。故曰初。○冬螽生。成蝻。○螽悅全尹。緇二反。劉

歆云。蚍蜉有翼者。○饑

風雨不和。董仲舒曰。蝗子。○饑。五稼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終前年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

可。伯宗音大夫。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

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

心。度時。川澤納汙。

受汙。山藪藏疾。

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

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

國君含垢。忍垢恥。垢古口反。或作詬。

天之道也。

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

君其待之。待楚衰。

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

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

反言晉不許。不許。許。妙。許得又妙。

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遂致

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

臣之信為楚宋作反照之筆。故高下在心。四字與結盟日八字緊相映帶。為一篇首尾關鍵。不得此旨。事屬而文離矣。

不惟議論前後呼應一片。并叙事亦兩兩相映。登諸樓車。登子反之牀。中間又夾寫一稽首馬前者。照耀成趣。閉心妙緒。觸手紛來。

●程端李曰。楚頓兵三時。財耗民罷。使晉救之。宋攻其內。晉擊其外。一牽而伯業定矣。師不敢出。則晉之不振。而有蜀之盟也。惜哉。朱批。

王以信責揚。揚即以信自守。以信責揚。全在既許不殺。以信自守。却在正在臣之許。君妙將命。字存說。又將死。字申說。尤妙于中間將賂字。逆折層層解字。字駁。遂覺舌轉如環。筆鎗于錘。

●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言得成命而死。此外又何求。意其明。以死又何求。為句。不免費解。

下半筆筆暗跟上。截來。關鍵極緊。是合傳法之正宗。

秦穆楚莊都有幾分理學。如此處王不能答。便全是為解揚所動。不能作高下在心面目。乃其本真。蓋淵也。彭屏此一稽首。一不答。進退兩難。虧煞一僕者。從而解之。此等布置。特與登牀告病者點染生動。莫作閒文讀。

宋及楚平。是平之權操。自宋也。登牀告病。語語真實。宋以信感楚。亦以信孚矣。退三十里。便是楚不詐。宋華元為質。便是宋不虞。楚寫平字十分精彩。便是寫信字十分飽滿也。左氏于桓文都寫信字。却不料此處又有此出色文字。與之盟而告王。起筆叙去。單留盟詞。重寫作通篇結局。筆力千鈞。盟詞蘭質。

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

冥主對起。

便例重信上。

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

二句串。通作頓筆。

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

欲為義者。不行兩信。

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

法。圓勁。

反責之妙。細。

有死無實。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賈廢隊也。賈于敏反。

併為晉君不信周旋。

然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

成其君命。無幾何等圓密。

廢命。下臣。

獲考。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子將去宋。

由楚子無信。虎頭蛇尾。求絕倒。

在宋積九月。

不能服宋故。

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

亦是死。而成命人。

然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

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

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僕御也。

築室於宋。

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

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補正。邵氏曰。華元登牀。乘其不備。劫之與盟。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爨。炊也。骸。尸皆反。

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

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王退三十里。宋及楚。

先盟後告。此又只要。有信不必拘定承。

摠以信爲主。抽出與解揚語相配成章。法若于上文。隨手寫却。更何處另覓妙結耶。借盟詞作斷。又一妙法。正義註大拘不可從。

陳傳良曰。凡平必開天下之故而後吞。楚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焉。朱批此篇傳晉滅狄事。而潞子無罪。罪在鄆舒。文中狄有五罪。盡在狄矣。不曰舒而曰狄。以鄆舒爲政。舒罪即狄罪。伐狄即所以代舒也。至叙滅潞。又不詳嬰兒之歸。而獨詳鄆舒之殺。蓋於事則滅狄爲主。於文則鄆舒爲重。其法並行而不背也。

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命古法。于解揚爲正。應于謬語爲反。應。楚不詐。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正義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盟。公之比。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爲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僇才。類此謬論得可。段妙文。讀。僇。絕異也。言有才藝勝入者三。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選。倍。選。曰。僇。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是。僇。絕。昇。之。稱。也。不如待後之人。五罪。

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從平。日。說。到。近。事。益。三。突。兩。主。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

國上黨壺關。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再駁待後。

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史記殷本紀云。紂知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奇情薦起。已之下。武王伐滅之。是恃才僇故滅也。天反時爲災。寒暑。地反物爲妖。羣物。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易節。失性。

有三僇才。待後之人。兩意。雙提。文作兩番。披駁前一層。從僇才說到待後。後一層。從待後說到僇才。恰將五罪四反分對兩頭。而以後無罪。後有辭安在中。間作接連詰難也。警發其意。痛快其辭。而橫局又極整極變。可謂出奇無窮。

●文字及正字則為之正可固以篆体
言在六昏為會意與武生義同餘說贅

文反正為乏
又添此筆及字意方足
文。字。正。義。服。虔。云。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按。文。反。正。為。乏。正。字。之。反。即。為。乏。字。說。文。乏。篆。作。亞。乃。反。正。字。徐。鉉。曰。尚。書。惟。正。之。供。反。正。不。供。故。曰。乏。又。周。禮。犬。射。共。三。乏。皮。為。之。以。避。矢。通。志。曰。正。乃。射。侯。正。以。受。矢。盡。在。狄。矣。晉。侯。乏。以。避。矢。是。相。反。也。舊。註。皆。欠。明。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

曲梁今廣平曲梁
縣也書癸卯從起
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

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

一卒字寫出王孫蘇究竟寡不敵眾為
下出奔伏筆
杜註傳舉此以示教非教人役志於鬼神乃教人無違于治命也看兩必字都

是極其可嗚呼人子何從割斷提出治
亂二字一經權衡重輕立決解得直截
又委婉會此旨也天下無難處之事亦
無難構之文矣 鍾伯敬 朱批

●略總攝巡行之名

秦之力人也特著此筆開出下文一段
註釋來以頓筆為呼筆與他處只作本
句註解者筆意自別

於穆以畧狄土見不待大軍而獲一力人為神助也
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

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
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

及維魏顆敗秦師於輔氏晉侯還及維也維晉地顆若果反獲杜

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

曰必嫁是武子魏犢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

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補正曰治謂病間之時凡人病未昏酒未醉

皆曰治列子鄧析謂子產曰子
奚不時其治也謂向其醒時
及輔氏之役顆見老

人結草以充杜回九禦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

前半點一命字又點一治字至末以二筆結之日用先人之治命結構極精

先案後斷案伏斷應乃一定之法此文忽將案與斷兩兩對寫賞亦賞庸亦庸寫得與天官寶樹相似而又各各生動不同刻楮三寸鐵管吾不知其變化乃至于此
●刺楮見列子說符半舌職悅是賞也以叙事為議論又引經之變調從賞字推出庸字恰好中間轉核用筆最靈活可喜也
前送晉侯亦賞士伯句向將賞桓子歸併賞士伯後晉侯能庸士伯亦便將士伯庸中行伯緊緊歸併庸士伯洗刷得庸庸兩疊字語妙如許清新俊逸與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躡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行之縣連點兩子字已伏下。兩庸字。

士伯士伯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貞子。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半舌職說。是賞也。向香丈反。

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

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極贊之。

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

霸西戎篇同為詠漢淫佚之作而風調迥別盡態極妍。

●脚案公報二債皆以為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杜氏以為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什之一則為十而取一矣姑立存之以俟攷朱批家鉉翁曰助而不稅周制也今以稅易助成王周公之罪人也井田之法自此始壞朱批

藏富意說來至簡至精左傳寸寸是玉也

兩事併釋亦變例却政得兩事連書之旨稅畝而仍不免于飢與其以冬蠶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

○冬蠶生饑幸之也蠶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

稅不以豐財也

民

為幸何如豐升一之財乎

經 戊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土會稱人從告

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正義服虔云宣宣

揚威武之意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歇前者無室也如今之廳補正爾雅

云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以宗廟之重而書之三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

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無傳

傳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之

羊舌極贊士會以禹稱善人二句為主下又引詩引諺以証之一正一反相承說下中以善人在上國無幸民為轉振平淡文字必以變為工也

釋辰不書三月獻狄俘獻于留吁之屬晉侯請於王戊申以

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

服大傅孤卿正義曰天子大傅三公之官諸侯大傅孤卿之官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眾云九命

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為霸主侯亦置之於文六年有極寫不善人遠大傅陽子大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矣

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舉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澗

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

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

一行中凡六寫火字如披雲漢圖

●即案公羊以宜榘為宜官之榘何休謂宜庶不毀非也胡傳以庶制似榘亦非也杜秋榘為講武屋此不易之論也宜字之義有所未及而成周為周之東都味吉日車攻之盛則宜榘之為宜王無疑矣朱批

謂也

夏成周宣榘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

秋郊伯姬來歸出也

為毛名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名難在前年王孫蘇犇晉

人復之毛名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殺殺凡非殺而食之曰殺則殺是可食之相佐也

數語條理分明極簡極整此等皆所謂文武之道未墜于地者也註士會卿也雖享亦當用宴禮意在言表正以不說破為佳

名切肉為殺乃升于俎故謂之殺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殺王聞之名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其字享則牛解其體而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經已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

盟昭公卒靈公立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蔡侯申卒林文

公卒子景無傳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

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

伯邾子同盟於斷道斷道晉地。斷直管反。一音短。林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

之後不日同盟者寡矣。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

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徵名也。欲為斷道會。齊頃

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頃音

傾。跛波可反。林穀梁謂婦人乃蕭同叔子頃公之母。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

報無能涉河而東。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

此篇作兩截讀。凡文有叙有議。大抵一申此獨叙議各自成文。然其意未始不相發也。蓋以會徵齊而獨辭之辭之不已而又執焉。雖齊實侮客而郤之忿不已甚乎。前半極寫郤之盛怒。便為貫皇語伏案。而後半過而不改。以懼諸侯。雖指執三子言實併辭齊請伐一總諷切在裡許也。融會得之。

上半以徵會辭齊為起。乾。下半以兩晉人一執一緩為起。訖。此又分之各成片段之說也。

彭士望曰：公毅俱極力描寫。此只一登字。画出跋神。不覺失笑。朱批。

內案：斷道之盟。諸備以為謀齊。穀梁以為外楚。致其情夏。二說並可用也。宋楚慨平。南風方竟。曹衛適當其衝。晉為盟主。合諸侯以共讐之。則外楚者其本謀也。郤克徵會。齊侯不至。僅使四大夫如會。晉人怒而執之。則伐齊之卒亦即於此盟定其謀也。朱批。

日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樂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

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眾也。為成二年戰

于鞮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及鞮音安。

斂孟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

楚卷楚。卽斷道。卷音權。又音捲。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

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温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

見晏桓子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

●何文門曰。說詞入妙。開戰國策士之風。朱批。先從諸侯一反一正泛說起。以下前三層極言來者之可矜。後四轉極言執之之無謂。又痛快又婉轉。字字圓緊。前用兩故字。一為是後用四以字相配。為章法。然後雖四轉原只三層。都說自己不是。應轉晏子何罪而信沮。成悔懼諸侯意。則一層緊一層。吾過何利焉。用之詞。則一層寬一層。所以不十分激怒。卻子也。妙極矣。三子之逸亦是庸人。現叔孫豹之執便見。

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齊
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逐層襯却正是緊抱上中篇落
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以兩故字陪出為是曲折
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對晏子
逆彼。彼齊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何罪
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承信沮收左在補
正傳氏曰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有。承信沮收左在補
悔遣使之心。今又久之必將背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
謂得不當。承成悔收三子推廣恰應起處應執
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來之辭

●可喜而喜可怒而怒以類也。易者不以類也。

士會致事戒子全為卻克用事起見。故篇中詳于論克而略于訓子。起從晉師還叙入。緊承上文一怒而來為一篇文字之根。結處直點出獻子為政一篇主腦。而將老乃請老。首尾呼應。大旨了然矣。

寫出喜怒作用。來不同頭巾語。此與子文靖國一樣見識。一樣論頭。而理解各別。精意層出不窮。

●已羊已切。止也。
豸尺矢切。池上聲。蟲豸。又解也。止也。
引此傳。正字通。

逸。字對逃字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修禮。諸侯所以貳。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

為范名。文子曰。熒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

武子。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

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

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

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豸。解也。欲使卻子從政。快志。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

豸。直是反。解音蟹。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

公弟解得鄭重。固當記日以卒之耳。一行中凡六寫弟字。此等皆有意以疊筆見致者。

●內案。季友叔盼。皆內兄弟之矣者。友有友。亂之助。盼有通思之美。春秋各名昏字以褒之。未可以神速為比也。又友稱公子。而盼稱公弟者。友率於禧公之時。不得以第稱也。趙汭曰。記內臣卒者二十又三。未有昏公弟而且字之者。昏公弟。春秋之變文。並未批。

諸大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冬公弟叔盼卒。公母弟也。凡犬子之母弟。公在曰。

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公伐杞。紀年。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傳。無。

○林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於鄆。傳。例。

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鄆殺鄆子。○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墓。借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偽。

壬戌。公薨於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竟外。故不言出。○笙音生。徐又勅真反。一本又作檉。亦作打。按徐後音是。依三傳文。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

晉侯盟於緡。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

●不昏族者。承上文也。

此行耶以平卻克之怒耳。故盟質即還。要為卻克所不樂聞也。

晉侯既會。宜以禮遣。而朝偃遽逃。與高晏一樣。倉皇知其信。晉侯不若其畏卻克之甚也。而鞏戰來矣。●卿。索。晉微公子。齊而齊不至。伐之。宜。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上 宣公

七

矣。胡。何。謂。上。卿。執。國。命。不。必。於。君。以。行。其。私。吞。以。見。伐。者。之。罪。今。致。左。使。載。卻。獻。子。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則。明。毅。之。役。豈。肯。親。助。大。車。為。卻。克。報。怨。乎。若。輩。之。役。則。克。之。逞。志。于。齊。也。朱批

次。睢。之。用。其。仇。未。報。今。復。為。微。者。所。戕。甚。矣。鄭。之。世。為。邾。弱。也。

此。條。本。連。上。如。楚。乞。師。為。一。節。編。書。者。以。經。在。戕。鄆。下。故。割。之。耳。
後。文。自。有。詳。叙。此。只。作。一。渾。記。之。筆。乃。紀。事。之。提。頭。也。

此。事。便。為。昭。哀。二。公。作。備。矣。子。家。獨。非。三。桓。耶。其。意。不。過。假。公。濟。私。藉。寵。而。忌。季。氏。耳。故。季。氏。還。以。報。之。乃。晏。桓。子。所。謂。謀。人。人。亦。謀。之。者。也。文。中。一。謀。字。三。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

○秋邾人戕鄆于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弑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筆是楚于

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張一音陟亮反與公謀

欲字三去之正相應

●大援專言齊

既善其還而又詳欲去三桓之失文似前後不貫不知果去三桓而強公室雖復恃寵謀入與臣有璧馬之寶何異書以善之固不獨善其得復位出奔之禮也已。

文子一我字說得三桓與公室是二是一正使歸父不得藉口妙舌宜叔怒文子便已出脫歸父又妙筆也

●殺適立庶雖在前去三桓張公室則當其時然而不數者事只在歸父與公之心不可顯言也所以不似後人注釋文。

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

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試問如齊納賂以請會者誰也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

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林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為之

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

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

已欲去者許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

子家歸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壇音善

既復命祖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

左傳

●卿素。婦父奔齊。高氏謂當致命于殯。黃氏汪氏引箴尹克黃以律之。其說非也。克黃使還之時。君尚在。則殺之者君也。安可逃乎。婦父則君已薨矣。則殺之者。用夏之臣也。何必輕身以死乎。左氏胡俱皆以為善之。尤為之辯。朱批

春秋左傳

卷十一

懷魯之訛吾知免矣

哭位公。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薨故。

春秋左傳卷十一 終

左傳

晉景十年
齊頃九年
衛穆十年
蔡景二年
鄭襄十五年
曹宣五年
陳成九年
杞桓四十七年
宋文二十一年
秦桓十五年
楚共王審元年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成公上第十二

公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在位十八年。魯世家云。母穆姜釋例以為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至此始十八年。而成二年公子公衛已堪為質。則成公未必穆姜所生。按古人生子或早為質。又不必年長。世家說可信也。

經 辛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二月辛酉葬我君

左傳

春秋左傳

卷十一 成公

旬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于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方一成之賦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如何。靖曰。周製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甲所出十有八人。積四甲。而具一乘耳。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胡傳。張氏洽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

宣公無傳。○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月。而無冰。書冬溫。○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甸繩證反。○正字通云。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以甸為名。古甸乘同也。○正義曰。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備齊難。暫為之。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築城備難。非時不譏。而此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頃。公車千乘。昭公之蒐。革車千乘。本足拒敵。而又重斂。故譏之。○補正曰。周制。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命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

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注無明徵。難從。且經曰丘甲。而不曰丘乘。尤不見甸賦之意。彫

一使人平戎。一使人拜成。起手寫得鄭重。便見盟不可背。而大國不可欺。矣。叔服語言簡而理足。

康公意要式使。不使還而伐戎之。不意故云將遂也。注意未明暢。

三層都用雙承順接。不作倒換筆法。左氏又無不可也。

李廉曰。作例六。直云作者三。作僖公

左傳

國語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戎別種。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挾。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冬十月。書秋。從告。茅戎。史記三傳皆作賀戎。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邠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劉康公徼戎。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謝晉為平戎。劉康公徼戎。

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正義曰。單使來平。不足伐也。欲伐其國耳。以未平之日。設備禦周。今既平矣。戎必無備。故下云遂伐茅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語。

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語。

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語。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成公

二

之新

主作卯甲作三軍新作三新延廐新作南門新作雉門。獨延廐不各作。米批

此等處殊恨太簡其簡之故則固有在也詳見會首止條

提筆陡然點齊楚偏不點晉字留于宣叔口中叙出而齊楚同我便見晉盟無益小小處皆有筆意也

前後三節本一串事中間夾入此節亦見王且告敗正使宗周人人自危

一行中我字說兩番晉字說三番齊楚說四番不知費幾許葛藤註脚却只用一。同字簡雋極矣。以我為主齊楚為賓晉乃扯來伴說不重也齊楚又重在齊跟上為齊聞齊說來故中間兩對着一雖字作側勢煞甚細心

氏茅戎之別也

○為齊難故作上甲。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上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

○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

○冬臧宣叔命修賦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王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

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日戰大崩日敗

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六月癸酉季孫行

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

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魯乞師于鞏而不可以

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于國備于禮成為卿故也鞏齊地。鞏音安林書魯四卿是各自為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三

佐盟于袁婁穀梁曰牽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林楚屈完來盟于師齊桓公退師

而後盟于召陵修禮于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卻克進師而後盟于袁婁不禮于齊也夫以齊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大夫敢

為之甚矣鞏戰之忿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

盟而赴以名○林文○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

公卒子共公固立庚寅九月七日○林○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

歸○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十有一月公會

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林自屈完以來楚大

夫皆無氏族而書公自嬰齊始○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

●貶惡釋文不音正義亦讀如字可疑

此平齊之機也龍人失之豈恃備而思逞耶

無端着一變字以下筆筆出色寫一變字博苑亦全力

●將去聲釋文不音蓋偶失

此亦叙議各自成文與斷道篇同孫良夫前言將謂君何猶知有君也故夫子

三篇

三篇

三篇

三篇

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

傳曰卿不書置盟也然則楚卿于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部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填公之

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

與而盟無入而封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諸各反

●正義曰去衣磔之方言云膊曝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

侵及巢丘俞云齊入魯地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春秋三傳

成公

亦即以君之所司論其名器假人之失首尾相應蓋事截而文自聯矣國家從之亦與前國卿三句應而用筆自有賓主輕重之別

夏五經闕文夏有傳闕文郭公經訛字閏月傳訛字無獨必有對也

先但言車來至此乃点出人名是送叙法然亦以先見車而後辨人與項石于宋五法同 月峰

又曰子國卿也專與孫子言耳皆字蓋斥上所云為言正說似前後矛盾

點清上事領起下文以結筆為提筆又一起法據此句則仲叔于奚上文未

曾明叙且告車來甚眾蓋只作虛寫之筆留于下截點出也須知 朱批
詳文意不但夏有下有闕文即我此乃止乃止二字與下齊師乃止對我此下亦有闕文且告車來甚眾句係在齊一邊語故下接曰齊師乃止是此句上亦有闕文也舊註俱欠明

夫子惜纓者防微杜漸深意 月峰

鍾伯敬曰孔子倦倦正名之言多發于衛則知衛之名實紊舛多矣非但一繁纓而已 朱批

孫桓子還一篇精細筆意與戰韓篇略同 月峰

疑本也已直接孫桓子

三肅

齊伐魯還相遇于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碯四世孫寧相寧俞子梁當以齊笑良夫眇故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無以若

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 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

孫良夫復欲戰故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正義曰子者指斥孫子其言並告寧向故皆不對 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 隕見

子以眾退我此乃止 我于此止 且告車來甚眾 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 齊師乃止次于鞠居 鞠居衛地新築人仲叔告令軍中

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于奚守新 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 辭請曲縣 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南方王肅云軒縣曲一面故 繁纓以朝許之 繁纓馬飾皆謂之曲縣 仲尼聞之

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車爵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名位不惑 信以守器 動不則車服 器以藏禮 車服所以 禮以行義 尊卑有禮可保 則車服 器以藏禮 表尊卑 禮以行義 各得其宜

以生利 得其宜 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是與說得怕人俞云溫公以分晉首通鑑以此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五

將

此篇在字之不窮。截上。半以救魯衛而戰。下半以聽晉衛而盟。皆以晉為主。而上半處處寫齊君意氣之不弱。下半句句見齊臣詞氣之不撓。讀之使人神主覺死灰中有生氣。此全篇章法一綫之妙也。
以晉為主。何故。上半叙事。下半議論。都注意在齊。蓋晉戰為卻克憤兵。雖勝亦伴。但以霸國故。不用明刺。只將齊一邊理直氣壯。描寫十分精彩。以為反映而起。手謙光收。稍榮耀。不過替他裝點門面。以成一篇主腦。而神理則別有在也。左氏最是暗藏手法。處使入玩味。不窮以為故意。購人則失之。
韓濮邲鄆四大戰。都有斷結。此獨無斷語者。蓋既不便貶他。又不當替他。則即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

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

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卻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

人。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

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不中為心之役。使請

八百乘許之。六萬人。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

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

晉師。且道之。林宣叔乞師先歸。故往逆晉師。且為向導。季文子帥師會之。

以國佐之對為斷矣。脫換之妙。神變無方耳。

上半寫齊君意氣不弱。而前有高固後有丑父。則又夾寫齊臣。下半寫齊臣辭氣不撓。而前曰齊侯使。後曰齊疾。我則仍歸重齊君。總以頃公敵卻克。而卻克終不得而敵頃公也。已。斬入若當。何血於謗。若其不當。分之何益。穆文無

上截又分五截讀首節。請八百乘。至晉以分謗。寫晉師之和。為戰勝張本。次節齊侯請戰。至賈余餘勇。叙齊師之強。為戰敗惋惜。此皆未戰前事。三節陳師于鞏。至三周華。不注。正寫晉勝事。四節韓厥中御。至自徐闕入。分寫齊敗事。末節見保者。至守石窰。帶寫齊侯敗後事。與下截入。自丘與擊馬。徑重寫晉師勝後

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

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靡如。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

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

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

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輿眾也。淹。

久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

也。

事一邊收一邊起恰好中間接連作轉
振章法奇絕人也

首節次節請賦一請戰請賦則八百
分明不免自危請戰則詰朝分明不消
量敵一狗師一狗墨狗師則曰分勝自
分與人同罪狗墨則曰賈勇直將與人
共功只此兩節便有綿針泥刺筆法在
也三節四節一足晉幾敗而倖勝却從
齊侯奮勇叙入一足齊幾獲而得免卻
從韓厥微夢叙入前以不介馬而馳馬
逸不能止相映成趣見并轡者之馬首
是瞻全屬駢結者之愛喪其馬後以中
御而從與公易位相映成趣見左右
之避之類有死父不若華泉之下之類
有生臣此兩節詞極參差意極整齊此
類而觀文情絕世至末節已成拖尾而

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

者車繫桑本焉以狗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

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

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

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

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

而擊鼓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

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

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

言血多汗車輪御猶不敢息折之設反緩曰自

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

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

擐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

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卻克車枹音浮鼓槌也本亦作枹解張自已并轡代卻克鼓

左肅

承火三專

卷三 成公

七

見保者而勉之自反無愧居然雖敗猶
榮辟女子而禮之婦人知兵從此同仇
可作以此束上落管如連山復嶺若
斷若續中有靈氣往來也其不為之拍
案叫絕也哉●張侯數語能令創者復
起得兵家作氣之法 穆文熙 朱批
起手一行兩賓一主便將通篇線索領
清此提筆之妙 魯衛雙起為一篇以
救魯衛為魯衛請等句作提筆而宜叔
文子却又獨詳于魯為結處歸田賜服
作地也及衛地句暗寫衛師留于中間
帥退文中明點真無一浪筆
陳師于鞌將齊侯卻克兩邊御右一總
對提下先詳卻克一邊晉主也次詳齊
侯一邊即從上敗績中抽出另寫妙于
寫卻克段倒插齊侯一筆便令駢結于

水即伏于不介而馳內兩番分叙自然
聯絡為一矣

勉之下竟不重出卻克字文法甚古
月峰

瑣細無不備而辭氣嚴整 全上

湯潛菴曰三周二字省却許多煩言
而叙更曲盡非大手筆不能 朱批

乘繩證反
又出此奇 月峯

也林註卻克聞張侯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之言乃并轡援袍謬

注山名正字通不讀如跌蓋因華附而比擬之
補正曰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 韓

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 子輿韓 故中御而從齊

侯 對叙拙以齊侯為主 居申代御者自非元帥 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齊侯不 射其左越于

車下 越隊 射其右斃于車中 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

請萬乘 也 綦母音其無 從左右皆射之使立于

後 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 韓厥俛定其右 俛俯

俛與俯全其與勉通者義自別不可
混

丑父蛇傷當是壬申夜事 月峰

何又門曰直認丑父作齊君寫來如
畫 朱批

故為遜辭而實無狀之甚意態絕妙
月峯

林評丑父代君任惠與漢紀信明韓
成同一作用卻子為世道計而免之俱
難得語亦頓挫主姿 朱批

三肅

春秋左傳

卷三

八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八

被射什車中故俯安隱之 俛音勉 正義曰言此
者為下丑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俯張又助厥定右故
並不 逢丑父與公易位 居公 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
止 驂帶比 丑父寢于鞞中 鞞士車 鞞仕產仕諫二反
棧車考工記棧車欲奔 奔 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
者上狄下闕鞞音義同 出脫丑父 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
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故匿其傷 補正曰軍中
不敢言 韓厥執繫馬前 繫馬絆也執之 再拜稽首奉
病也 使人絕倒 進觴璧亦 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
觴加璧以進 以示敬 本但為二國救請不 下臣不幸

無令與師陷入君地 欲乃過入君地謙辭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八

臣辱戎士四字與注意不會而與下
文敢告不敏語脉相屬且斷向下附注

視下傳知堂對楚子雖過執事敢違
之語則杜注即得當時通套之体矣歟

●兩君臣指魯衛戎士即戎行士指晉
軍如此則黍辱二字亦各得所屬

中御易位大家更換攝官取飲大家詭
譎韓厥丑父一對空頭而御者君子齊
人却認得出秦觴加璧晉人却認不出
又晉之不若齊也寫來絕妙

●紀信誑楚之事乃祖此惜不得為晉
人之免也穆文原

并纒援袍此不是寫張侯正是寫卻克
非此人則事未可知在患免君亦不是
寫丑父正是寫齊侯有此人故敗而不
辱此皆旁觀之妙粘然不得

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也且懼奔辟而黍兩君臣辱

戎士或以臣字屬下句非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辟音避服氏

扶赤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茂為右載齊侯

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

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

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

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入晉軍求之每出齊

●入師易退師難恐為人所尾當是衝
入晉師求丑父却不敢旋車退乃斜奔

入狄卒穿衛師出蓋衛外更無晉師也
月峯

●抽戈者軍中之常非為齊侯抽也抽
戈插冒者自防不使入我陣且如護送

齊侯也其狀可想
●辟音闕行辟人之辟也

●奔走去也不必注
前叙鞏之戰後叙哀姜之盟此段似乎

無着卻不知正兩截夾縫中結上起下
着精神處蓋以一女子而居然有親上

死長之意此齊之所以雖敗而意氣不
屈不撓也數免字承上作波而以女子

為君母作引以君與吾父云云為魯衛
死亾親暱作伏筆史家往往于閒處着

精神而正意因以益明此其一矣

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也且懼奔辟而黍兩君臣辱

戎士或以臣字屬下句非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辟音避服氏

扶赤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茂為右載齊侯

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

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

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

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入晉軍求之每出齊

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

卒狄卒者狄人從晉出此象以帥厲退者遂進人狄

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遂自

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勉勵其守者

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女子曰君免乎

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王曰苟君與

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乃奔走辟齊侯以為有

禮先問君後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

問父故也壁者辟音

此下評。重寫。晉勝。後批。朱批。林評。郭冷。陽屏。諸姬。而見。盧杞。

●又出此奇。月峯
●問其君父不及其夫。何其賢而有禮乎。

●帘俗作窮。力救切。帘與窮全。

●下半篇又須另用提挈。靡馨與地。伏得寶得地。藉口兩節文字。不可一轉先領。媚人。後半段文字。晉人語。開出前半段文字。起三句。則照後爰爰。又承上自徐。関入入字。以起結對。寫作聯絡也。妙極。

●不言玉龍則非玉。周禮。麗入本。瓦器。考古博古二圖所載。皆銅。古人所重。不必皆玉也。傳氏。

●東西行。行西字。服虔舊注。無。附注。

●開口蕭同叔子。便寫出此戰。單為婦人一笑。而來在卻子。真一時逞志。卻不料左氏。即借作干載。爰書也。武人刀何似。

璧。予之石窮。石窮。邑名。齊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窮。窮力救反。一力到反。按力救從。尹古。效從。晉師從。齊師入自。上與擊馬。陸。上與馬陸。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甌玉。甌。皆滅紀所得。媚美異。反。甌魚。輦反。又彥言二音。甌子。孕慈陵二反。鄭衆。考工記註云。甌無底。甌。方言云。甌自關而東曰甌。字。有。後。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

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而使。以而使。語有賓主。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壘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鄭重。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

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犬雅言。者。又能以孝道。若以不孝。命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長賜其志類。也乎。不以孝德。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壘東行。易。朱子。其中。阡陌。一東一南。十字相交。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非戎車之利也。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衝。但一直。

文入筆耶。行如字。照下注。東行。明是齊侯之母。卻自覺言重。暗暗使乖。弄巧。媚人偏。一直揭破。偏再找一筆。晉君之母。便使他更開口。放肆。不得辣甚。快甚。

慮患。於微。其識。不誠。可及。朱批。

●對語工絕。鍊而勁。月峯

三段都引詩。極談言微中之致。前後兩詩。引在吾子云云之後。中一詩。引在今吾子云云之前。必要倒換。不作印板章法。

兩對後總。一筆作束。即從此又生出一段文字。與上兩段兩分。一合兩實。一虛前。偶後奇。作三扇。又格化板。為活。以散作整。絕妙局法。

●非德類。言晉令以不孝。則諸侯將以不孝。應。然則非孝類。而不孝之類也。

●物土之宜。物相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淮南子欲知地道者。物其樹。附注

末段忽然一轉。文情動宕。全在反掉得機。應不可則聽客一層。卻併齊侯使賂一番辭令都倒補出來。畏君威不敢愛故

向東可以長。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

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

也。禹湯岩筆作態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五伯之霸也。夏伯

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正義。勤而撫之以

鄭玄云。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也。勤而撫之以

役王命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也。疆。寬

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詩頌殷湯布政優和。子實

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不然。不見寡

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

意寫作十分低頭伏小。以反跌子又不許之裝腔太過。而今之不復能耐也是爲空靈恣肆之文。

寫到後半。忽將前半篇請戰兩番文字。都照應轉來可見。天孫雲錦只是一氣織成也。三寸錢管其麗密乃至于此。

已說到背城借一矣。忽用幸不幸歸到路齊上。只作好看周旋語。掉弄筆頭。並非認真。搖尾乞怜。辭氣到底不軟弱。

紆音舒。何評。魯衛起。魯衛結。朱批。齊疾我矣。不但爲媚人。一篇議論添毫直併爲前半篇許多敘事點睛。必讀評

文帶喜色者。須徹底帶喜色。文帶怒色者。須徹底帶怒色。良爲妙解。然只說得國佐妙文于左氏尚遺卻一半也。

兩爲魯衛請。繳應救魯衛。賜路受服。并

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日犒。畏君之震。師徒櫜敗。震動

也。震。仍用。吾子。作。頭。與。上。三。段。相。配。章。法。乃。一。威也。

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

燼。燼。火。背城借一。欲于城下。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

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

即幸而勝亦從。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卻。其死亾者

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

其國寶。謂。我亦得地。齊歸。而紆于難。齊服則難緩

其國寶。謂。我亦得地。齊歸。而紆于難。齊服則難緩

暗映城漢句設色無一筆不照顧精細絕入。興衆也。

前半叙許多事後半只國佐一篇文字如何配搭得來文于分對兩項後又總說一遍正說後又反說一遍于本文前則特寫齊侯發怒于後又併詳齊衛之請晉人之對皆加意寫作濃至之筆以與前半適稱也其不奉為謀篇之著蔡矣乎

俞選連修賦取龍及新築為一篇云先叙魯衛被兵之故再叙晉救魯衛方有頭緒若刪去前半令讀者不知所謂此言足以正諸家之失矣

汪環谷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而未嘗盟會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

直呂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對曰羣臣帥賦與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

口而復于寡君藉薦復白也正義曰無物則空口

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禽鄭自師逆公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

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

鄆上鄆地闕公會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卻克

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

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帥主兵車

侯賜正義曰司馬司空本卿官之名晉之諸卿

皆以三軍將佐為號故司馬司空皆為大夫也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為炭以瘞瘡多埋車馬用人從葬正義曰用蜃以

禦溼塗車茅馬益多于常鄭玄云殺人以衛死曰殉

言殉還其重器備重也梓有四阿棺有翰檜

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翰一音韓檜古外反又音

會周禮匠人鄭註云阿棟也四角設棟釋詁云翰

幹也檜即詩會弁如星之會弁之君子謂華元樂舉

縫中際會之處故此為上飾也追責其縱惑乃是

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帥師會霸國之上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鞏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霸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字盟陳袁僑征伐會盟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同也

羊之文注凡二同故言同同厚葬總提分寫六句都為惑字後字伏案斷語兩君字兩臣字與不臣呼應法簡而理嚴

●炭亦灰之類正文厚葬用殉等自是宋公遺言文不責君而責臣又不責貴之死後而重責其生

前爲其不能生解其惑而死又從其亂命也重一惑字可見註以殺母弟須爲惑非是

內外送逆相間對說常字亦與起自役相對無一字浪用也

申公此語淡整中又天然此等議論當不以入廢言何孟春

一篇極寫巫臣惑夏姬色色寫絕而都不用正筆前兩段講道學中一段料事機竟是一極有學識人其段段來寫使道聘鄭情事只用輕點及盡室以行却

用一旁人冷眼覷破冷語說破讀之使人失笑真傳神之筆也未段斷語直作不以入廢言註脚與起處假道學相映成趣而曲終奏雅是一篇有風有刺之文

●子蠻蓋姬之前夫

俞寧世曰巫臣奇士因慕夏姬費盡機關十年夢想千里馳驅專爲此事反覺輔晉通吳猶屬緒餘弩末官史將閉目曲折摹寫又于聲音笑貌間活畫風流情態乃西長卿衛公逸事終是叙得直率無味也

文作四段讀首段兩沮取夏姬單爲自巳留地步次段聘夏姬三段以夏姬行末段總斷其事大都前兩段叙巫臣之言後兩段則旁人論巫臣之言段段各

三補

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爲若言何用爲臣

○九月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衛人逆之逆于門外婦人哭于門內喪位婦人哭于堂賓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

禮補正日以喪禮有進無退故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名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

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

兄殺死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正義曰兩無後人自以短命死耳似天鍾美于是致

使物無弑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出孔儀孔寧儀

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爲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取夏姬以速之

楚滅陳

言死易得無爲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

取夏姬以速之

喪陳國

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

春秋左傳

卷二成公

三

成章法

首節純用直筆。二論是非。一論利害。寫得夏姬毫無可取。次節純用曲筆。一揣晉情。一揆鄭勢。又寫得夏姬全無交涉。不知左氏當日何等設身處地來。

荀首即林父之弟。

聘鄭極是易事。但如何騙得夏姬回去。看他轉轉灣灣。從鄭一邊打算。出逆尸一着。逆尸又與鄭何與。看他又轉轉灣灣。說出許多緣故來。一其信作頭下。以兩其必申說。既說得活活。又說得的確。曲折明透。妙舌無雙。一其必在句首。一其必在句尾。只兩筆而無不換者。

此奈何

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

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想出計策。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

歸。又使自鄭名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逆之。姬以。

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二字一頓。對曰：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

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營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營也。其必因鄭。

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營也。其必因鄭。

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

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

●巫臣矣者。所言皆是。然竟自取。夫能以正言教人。而不能以正自處。則罪犹可言。若以正言教人。而豫為己取之地。則罪又重矣。好色迷人。果矣者所難免。穆文熙

尤物移人。雖矣者所不免。鍾伯敬

巫臣費盡心機。弄得機會到手。不知何等歡喜。所謂如春蕩蕩。如賊嘿嘿者。莫可言。語形容妙在不用正寫。只就旁觀口中一筆點睛。便已全一眉開眼笑。巫臣活見紙上。豈非千載第一寫生手。語語風致。所謂善戲謔兮。

●共王之不肯錮巫臣。具有人君之度。是人所不能及也。孫應鰲

此奈何

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

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想出計策。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

歸。又使自鄭名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逆之。姬以。

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二字一頓。對曰：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

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營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營也。其必因鄭。

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營也。其必因鄭。

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

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

心照。此是安頓黑要見必得尸而反。

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

鄭伯許之。聘。置已。委此下。相機而行。鍾伯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

在此。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

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跪。其委居委二反。郢以井。今而後喜。可如也。

以政。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且

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寫得如實。

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遂奔晉。而因卻至。至卻克。族子。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

三書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古

叙事首尾呼應。作者之經緯也。此文不必別尋結構。只引楚共語作斷結。而通局無不照應收拾。天造地設有此現成耳。自為謀結中二段為先君謀結首段。末數句即結本段。無一筆落空。

●考之共王年十二三。其言可為萬世納諫者法。非有大過入之資能乎。然不能裁夫。威權下移。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生敵。為國大患。未嘗不深憾也。首氏注

●兵凶事。文子後入。武子憂望也。國華注

鞏戰以忿兵而勝。不可為訓。故前篇叙事處處作反刺之筆。然請賦分謗。殿車集事。到底師克在和。此意亦不容盡沒。故又特詳此段。以別見之。然不從卻伯叙起。而反將文子後入作領。是亦所以

夫。邢音。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命在。王曰止。說文錮鐵塞也。

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武子會文子之父。林言文子後入。獨不為我望汝之切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人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

魏叔曰。冰。鞍。役。卿。讓。晉。復。鐵。役。臣。諱。晉。終。批。衰。之。見。皆。諸。之。振。之。見。皆。諸。之。

寓。于。拳。于。筆。墨。之。表。耳。已。

此前散後整格。前寫父子問答。諒然有仁。後寫君臣問答。秩然有禮。真筆歌墨舞之文。起數語。都為後半伏脈。前一功字。名字後五力字。乃通篇眼目。文子語。與孟之反對。看敗入固。可後勝入。又不可先善。處功名之際。者可以知所免矣。●固。姚本作不。

三段一樣口氣。而反復不厭。用意各別也。首段二三子。暗照下兩段。下段克之訓。燮之詔。便相承明抱。上段首段君之訓。是對面說。次段庚所命。是補筆。末段士用命。又是推廣說。字字斟酌。斷非率爾可到者。筆意與秦伯用孟明。循相似。而風調各出。沾巧。後人不少。

●章法平穩。內勞上下。軍軍帥。總句。小

嗜。應。是。志。

曰。吾。知。免。矣。

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卻伯

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

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書下軍帥

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晉君臣相勞。各不居功。想見當時舉帥克讓。所以能勝齊。朝之睦。其伐齊致勝也。固宜。月宰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

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

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

有致。伯玉賞為敘事神品。尚未得其解。

月峯

凡文有兩案兩斷法。案既有實輕主重之分。則斷亦有正筆旁筆之異。如此篇以置盟為主。蔡許失位為賓。前半都詳寫畏晉竊盟之意。二君強冠。只帶敘一筆。故末兩不書先斷置盟。次斷失位。以失位另係抽出。非平對也。置盟語略。卻是重筆。失位語詳。卻是輕筆。知略之為重。而詳之反輕者。可以運用賓主變化。而不離乎宗矣。

●即卻獻于伐齊變文。月峯

從受盟于晉。叙八為畏晉置盟伏根也。詳子重用衆惠民。以見所以畏晉而竊盟之故。首三行。領起通篇。正追叙前事。而為陽橋之役。句忽倒擊。後事作提筆。

于楚不聘。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楚侵魯及陽橋。故曰。將起師。為陽橋之役。以救齊。

子重曰君弱。兩弱字相映。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

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詩大雅言文。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

王以衆士安。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

乃大戶。已責。逮鯀。救乏。赦罪。悉師。王

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行故王

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退楚名。

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請以賂往。孟孫獻

子以執斲。執斲。織紵。布者。鍼之。林反。紵。女金。而鳩

反。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

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棄國皆所以觀出楚用衆之強而諸侯之竊盟爲可耻也看起從兩盟晉叙入而未以晉避楚結之意可知已

俞寧世曰晉及魯衛不勝小忿深踐齊地索賂要盟楚人窺其罷老大舉入寇當此之時晉人當戰勝之餘豈肯再添蛇足而魯衛值師還之後何能復復虎威于是魯衛勉爲求好而晉則伴作不知此中國之大辱而春秋所深惡也文中先叙與師之由次叙用師之衆見魯衛理勢俱屈于是罪諸國之怯懦罪蔡許之屈辱書法闡明未段言晉不能與諸國同心拒楚爲不善用衆語隱而嚴真善發聖人之旨者矣

楚師姚本直接上文宣叔語不多而字字傳太息之神未引

大誓于衆字看得深又看得活蓋暗將惠民意併入此內作收應也密甚

陳傅良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無氏族也而魯公子自嬰齊始朱批

左氏大都提筆卽立一篇之局如此處起手一句便伏通篇兩意也前從獻捷轉入使朔又從使朔轉到獻捷其從獻捷轉入使朔也在反面說其從使朔轉到獻捷也在正面說而前偶後奇中間由反而正轉接無痕

使朔獻捷兩意究重獻捷邊故前後都詳論獻捷中間只將使朔意作轉接不

三輔

于蜀齊大夫不書卿不書賈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盟其名非卿也

與楚盟故曰賈盟也賈之蔡侯許男不書棄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君子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

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暨息也其是之謂矣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寔寡樂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

不寔也寡樂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

任是夫國棄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是行也晉辟楚

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之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十人同者衆也則成衆言殷以散亾周以衆興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

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也式用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

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

甥舅侵敗王畧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王命伐之

平寫也。結處私賄勿藉。周旋使朔一層而獻捷之非禮愈明。行文輕重分明。又無一筆偏枯。審細極矣。

●孔尚典曰。詞義嚴正。堪與誓語並垂。朱批。開口說征伐。皆出王命。凜然可畏。定

中段曲折與衍。文筆最古。

●大師大公望

●抑與意通 解

●王命肅肅。尚有西都之氣。羅大經

得兩也。字調文氣乃宕

以兩意開作煞。一似語尚未竟者。最能

令人玩味不窮也。二語一緊一鬆。猶

言他固然不好。你難道不該寬恕他一

分耶。乃是暗應前兩王命。見不惟不當

獻捷。亦不當伐齊。干誥責又進一層

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昭告伐事而禁淫慝。

也。淫慝謂覲掠百姓。取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此句下宜接。獻捷之

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

來。未有職司于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各位不

命于天子。天子又奸先王之禮。謂獻捷矣。又不實。接

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

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

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王使委于三吏。

鞏朔。王使委于三吏。

矣。末段亦用一緊一鬆。又一緊之法。

與通篇文筆相配。宜絕妙片段。非世人

所留意也。三吏。司徒。司馬。工。生之類。是也。彤

委三吏以下。酌擬停妥。月峯

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

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

自狄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

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

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乙亥。葬宋文

公。無傳。七月。○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林鄭始書。大夫將。○公至自晉。無。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上縣。蛇以支反。一如字。○大雩。無傳。以。晉郤克。

衛孫良夫伐齊。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

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

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林。鄭伐許。無。

不書將帥。告辭略。○林狄鄭也。楚之霸。鄭為之也。由。

齊桓以來。爭鄭于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于。

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

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

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矣。

討邲役。而又敗于伯牛。此諺所謂出氣不如忍氣也。皇成如楚獻捷。一似為齊報怨者。晉霸之衰亦已甚矣。

●汪克寬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况以成公取汶陽而躬朝于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乃以為伯國之私惠。而朝聘之見魯之不振也。朱批。

●說無怨易。說無德難。此說處理正大。而說得婉妙。若辭。則更腴勝。意精語鍊。卓為神品。月峯。

此是辭令中極有機鋒文字。凡四番問答。前三番答得極冷。極淡。極渾。淪。舍。蓄。後一番答得極熱。極濃。極慷慨。激昂。讀之。增長氣概。懦夫為之變色。壯夫為之。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邲役。

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

使東鄙覆諸鄭。覆伏兵也。鄭公袁莫。敗諸丘輿。鄭。

與皆鄭地。晉偏軍。皇成如楚獻捷。即邲役如晉勸戰人。

為鄭所敗。故不書。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提清此句分明。兩無所德。而楚子望報宜。其見。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

知營。鄭之戰楚。于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故楚人。

起舞其絕世奇文

看來雖是四層其實只歸重在着末一層妙在前路層層起層層結到不知所報已是回覆盡絕更無轉身處矣而楚子必故問之于是放開胡龍索性說個暢快而又妙在先作兩開以搖曳之蓋一路層層勢直至逼出以報怨為報德而後乃爽然于晉之未可爭也沉鬱頓挫擲地金聲

●臣怨君德分帖得好 月峯

苟營分明怨楚但不宜直說耳看起手着一苟首佐中軍句見非此猶不歸也

看和之作

本意在德我故以此挑之

許之王送知營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

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使歸

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

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各懲其忿

以相宥也宥赦兩釋累囚以成其好累繫二國有好

臣不與其誰敢德言二國本王曰子歸何以報我

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

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繫臣得歸骨

便暗為末段伏筆

四段間得一遍難以一遍卻答得一遍妙似一遍怨曰誰敢平耳德亦曰誰敢則奇矣何以報我竟不別尋語頭只須上兩項扯來分派便自說得輕圓活脫毫不費辭然都是舌尖掉弄無一字着相末段則字字着相不顧人吃驚不伯入着惱因而回讀前文凡向之所謂渾淪含蓄輕圓活脫者按之皆字字生稜出角鱗甲滿腹也似此鋒芒那得不推倒一世豪傑●執事不必將帥兩不朽不得極圓活又不說怨又不說德其實說德亦可說怨亦可也未段即從文公對楚成語又另換一重精彩只是善于翻進法否則偷句為策伯矣孫執升曰應變藩身固非材智不辨然

炭矣絕倒

跟暴鼓即戮說其意在怨可知讀至

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勝在若從君之惠

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于異國首其請于寡君

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而使嗣宗

職嗣其祖宗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

事遇楚其弗敢違違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

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

叔孫得臣子

動入處全在一種朴誠。觀知榮四。其英敏為何如者。要其疎動楚子。正以朴誠得之。此論全與鄙見各別。然自可長一層學問也。

晉未可與爭。雖是回應佐中軍句。卻正是楚子被荀首一番高談壓倒。託晉以為之名耳。如此看。才見文章有神。

以禮制事。本有成規。到事勢板然。不得時。又須有一活變之法。今晉衛同聘。本意。只要先晉。却碍手在晉反位。三衛偏位上。若依次國上。當其中之例。豈不開罪大國。于是想出衛不得為次國以解之。然小國上當其下。仍不便捷先晉盟也。于是又想出晉為盟主以解之。而于是本當先衛者。竟安然先晉而無以難。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餘民。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齊答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

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騅音佳。

之矣。文中先論經。後論權。曲折安頓。極委貼之事。極斟酌之文。

為尋盟而來。一眼顧定。晉為盟主。前路紆徐。不過先與分剖明白耳。凡處事見解。要敏捷。議論要從容。某嘗三復此文。不去手也。

●脚案。庚與良夫聘。且盟。左氏公羊皆以為尋盟。則是二臣之聘。盟而受君命。非奉命來聘。而擅及魯盟也。劉敞以為專命生變者。過矣。朱批。

六卿皆新軍將佐。今六軍提頭。以下不用分說。故意圖。命後人留心讀耳。
●李廉曰。聘而遂盟。例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年。卻鞏。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朱批。

此作者以開心妙腕為郊戰作收局文字也。寫卻韓兩人稍帶前事處一個說得今日之朝全為親屈一個說得今日之宴與有榮施都是絕醞藉文字而一則刻薄一則渾厚栩栩欲活筆有化工兩兩對寫于克則齊侯不置一辭于厥則留心醇答詳略中傳喜怒之神亦即寓褒貶之法矣妙甚

●褚。衣裘也。莊子褚小不可以懷大是也。杜註傳言知營之賢可見此節以知實出已句為主起從荀營之在楚叙入而未以買人之適齊作結以買人之賢益見營之賢耳買人不敢以虛為實而營則直以實待虛兩實字正相應。當時小人不取厚誣君子今則君子往往厚誣

小人也。可勝慨哉。

●儲同人曰。克一言而蔑兩君。厥一言而全兩君。朱批
●魏冰叔曰。春秋時買人多奇。鄭則數見焉。朱批

●高閔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
●張洽曰。晉景勝齊而驕。並朱批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

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為修

好。故云晉君。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不任當此惠。

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

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賓諸褚中。以出。祭也。數虛字。字字寫得活。筭是。寔又

●音註詳見。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買人如晉。荀

營善視之。如實出已。買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

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營之賢

〔經〕甲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

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王申二月二十八日。林襄公卒。悼公費立。○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

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命在諸侯。寫盡伯國伎倆。與寄生水母相似。語意新警。為千載坐大者頂門一針。

●本艸木部有寄木類十二種。如桃寄生。乘寄生。初寄生是也。或謂寄生艸。○水母目蝦郭璞江賦注。水母無耳目。常有蝦依隨之。南越志

成楚畔晉兩意。先以不可搃領。下兩層一順一倒分頂。亦左氏之定法。

晉未可畔。有三意。然以邇我為主。故論楚只反復。以非我族類為言。雖大二字。包得睦聽二意。前以睦聽二意。包邇我在中。後以非我族包睦聽二意。在中。圖讀去。搃不見得耳。

●於是見與人當有禮。而異類之未可以託履心也。茅氏

言將不能壽終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後十年。陷廁而死。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邇近也諸侯

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曰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補其

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也

●若齊亦異姓

前數行已寫作許直。鄭曲供狀。無奈帥師救鄭。自應為鄭左祖。而一時轉變。不來。只得把寡君來做個推頭。于兩君全不分個曲直。卻不知左祖即在其中。至是極善做人情者。

成其可知。不足知成。一正一反。却用先倒後順筆法。此句法之所以盡變也。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鄭先不是。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鄭更不是。

許人敗諸展。展。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展陵亦許地。分伐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

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成阜。縣東有汜水。楚子反救鄭。鄭伯與

許男訟焉。于子反前。爭曲直。皇戍攝鄭伯之辭。代之。子反不

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

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于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

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許愬鄭于楚。張本。

鄭先不是

鄭更不是

展陵亦

與魯異姓

補其

字愛

也

也

也

趙表成子

趙盾宣子 趙朔莊子
趙同原叔原

趙括屏括屏季
趙嬰獲嬰趙嬰齊

趙鵬飛曰。梁山晉地。詩曰奕奕梁山。蓋在韓侯之國。韓滅于晉。其地為晉。晉侯及秦伯戰于韓是也。朱批

連上節來。叙趙嬰事。以淫起。以亡結。上半正叙。為案下。半倒叙。為斷。趙嬰下報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乙亥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 ○仲孫蔑

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 ○梁山崩

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

王崩。林定王崩。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

縣北有桐牢。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嬰曰我在故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

君姬氏罪不止放。二昆猶以親親從薄。士貞伯所謂得亡為幸者也。變卻為微。

趙氏之不幸。于原屏何尤。文叙嬰語于前。而倒述貞伯語于後。正見人之能不足。逃天之罰。祭而得亡。猶為幸免。而嬰罪定矣。此即以議為斷法。註為明年

殺同括傳。非也。如其說當在弗聽住耳。人雖有能。有不能。卒無如神之福仁

而禍。福何也。二語詞不相蒙。而意實相對。此片段之所以整齊也。信筆寫去。古文若是易為耶。

解夢甚當。得老吏用律之法。穆文熙

汪克寬曰。茂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平蔑僑如逼於晉令。遂與殺

宋之師。朝玉帛而墓干戈。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朱批

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

言已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

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

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

其得亡乎。以得放。遣為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運糧饋之。敬大

國也。○餽音軫。

此見學問在己者全不可恃。在人者全不可料。遇災修省本問伯宗却得之重人。傳特詳此。為清問下民。詢于芻蕘。留一好証據也。描寫生動。處使人謙受之。思油然而生。滿假之念。赧然而沮。妙筆重人語。簡而渾厚。是有學問人語。穀梁不免口角輕薄。問一個若何。答兩個若何。前可若何。只指梁山說。後若之何。并說伯宗起處。傳名。辟重。寫得驚打。怪却。被重人掃得。水。冷。雪。淡。蓋。待。我。一。語。蚤。一。眼。覷。破。明。訊。其。冒。冒。失。失。不。須。着。忙。也。已。伏。後。文。之。根。作。文。全。在。領。句。得。神。于。此。益。信。唐。錫。周。曰。一。邊。不。知。晉。侯。為。何。事。而。名。一。邊。不。知。乘。傳。而。來。者。是。伯。宗。便。生。出。無。限。妙。景。

○梁山崩。晉侯以傳名伯宗。人名色奇。重載之車。辟重匹亦。甫赤二反。曰辟音避。出乃是諷其少安毋躁耳。伯宗辟重曰：速也。捷邪。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三問相承而下。名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縵。車無文。縵武。徹樂。息八。出次。舍于。祝。幣。陳王。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伯宗。得妙。須知伯宗非全不曉。只是再得重人為信。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于。晉君。不可。見。遂以告而從。

問絳事焉。作不知而問。可作知而故問。亦可。此評全與鄙見相反。幸當世為我正之。

楚共王殊有古人之直。但處之太過耳。鄭人之畔。非直之失也。想字在句中。訟字在句尾。只兩筆。而必以倒換為法。

只一兩筆。便寫出一絕頂粗莽人。

之。耳。從重。人言。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輸得出于意外。

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

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

于垂棘。垂棘。晉地。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文。華元享之。請

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擊鼓。更淺。曰習攻華氏。宋公殺

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已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御案。蟲牢之盟。胡傳謂九國不知奔喪。其說甚正。然是時齊昭公晉鄭。訟許不勝。亦改而公晉。晉為是盟。固諸侯之心。亦復伯之机也。趙氏鵬飛之說。亦可立存。朱批

●傳欲見王之謚也。非衍文也。補注

●按公羊氏胡氏並以爲武公宮。杜據于傳文。爲無武軍。然於宮字不穩。目又謂作先君武公宮。且以告成事傳會。目信傳而到于此耳。而傳固以告武功爲名。不云武公宮也。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

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在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丙子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武

宮。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取鄆。附

國也。○鄆音。○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

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子游。○壬申鄭伯費卒。

前年同盟蟲牢。○林悼公卒。弟成公踰立。○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

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林楚始書大夫將也。自是必圍滅也。而後貶人

之。○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

玉于東楹之東。禮受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

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

不端。諦。

○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

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王而立武宮。故

不安其位。應自弃。宜不能久。應死字一順一倒。中間只以五字。解授玉于東楹之東。簡而有章也。

闕宮作頌。僖公以伐楚自誇。亦由人也。但非聽于人以救其難耳。又彼是託之虛文。此是見諸實事。其美刺固有間矣。一反一正。只以順逆見筆法。

●李廉曰春秋內滅國。晉取者五。此年取鄆。襄十三年取莒。昭四年取鄆。皆譚詞也。未批

此傳極寫信不可弃之意。不但伯宗語說得透切。其開目全在首尾。師滅而衛人不保。師還而衛人登陴。寫盡一時相信不相信。神理所謂海翁忘机。鷗鳥不飛。海翁易慮。鷗鳥不下者也。伯宗語一正一反。亦恰承上起下。章法見成。起一行詳寫師眾之盛。正見不保為相信之深。不獨恃良夫身在行間也。此等最是伏筆精細處。莫作閒文讀。方以辭會責宋。尤不當以無信失衛。下

譏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已功。

○取鄆言易也。

○二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惟書衛孫良

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鉞。衛人不保。

不守備。鉞其廉反。一音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

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

何以求諸侯。正照此句說。非泛論也。夏陽說。因衛人不保。上生心。伯宗却正就他。不保上見得。不當襲。真是不費一辭。有迎刃而解之妙。結句不作多筆。只添三毫。使爾栩栩欲活。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世說

遷國本謀樂利。只此二字。諸大夫甚得。有察但識力不濟。所謂利者不利。而樂者不樂也。韓厥大旨。只是極言邵瑕之不樂不利。勤遷新田。若論兩兩相較。須作四扇對局。文于前段言不利。後段言不樂。卻以新田夾寫在中間。而國利則用借應。君樂則用反應。意法不板。又土薄上厚。既以並說。連對于前易觀。國饒又以複說。對于後且民從。教上照民愁。下照驕。供言利而樂在其中。直以新

設備若襲之。是秉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

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鹽。鹽池是。正義說文云。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國利君樂。不

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僕。補正曰。為僕大

夫。則君之親臣。故獨令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

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路寢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瑕氏

庭。路寢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瑕氏

田貫首尾文入化境承轉分合神而明之不可以一言盡耳

諸大夫即以利為樂獻子另就水土上分別出利不利而沃饒近監人以利為樂者彼獨以利為不樂是一篇申講文字阻華云沃饒近監不過是貨利土厚水深方是地利民從教直以義為利矣論最明透也

● 从教言其民易使耳何與災患乎附注
● 姜希轍曰管子水為道樞故建都立國必擇水深之地韓厥之言即周公卜瀝澗之遺謀也朱批

● 徐揚貢曰老成人經國名言深遠博達非一切心計之臣所知朱批

● 郇瑕起新田止篇中開手郇瑕承上轉落新田起下無一筆畸重畸輕如經稱等

只晉命一字前分後併不嫌其淡
● 高閔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論之遽為與師則罪專在魯矣朱批

● 注楚作從朱本
与一本

土薄水淺土薄其惡易覲惡疾疾覲成也惡即下地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墊隘羸困也

偽反正義方言云墊下也地之下溼狹隘猶人之羸瘦困苦

之疾沈溺溼疾重腿足不如新田今平陽絳土厚水

淡居之不疾高燥有汾澮以流其惡絳北西南入河

澮水出平陽絳縣在後極變有法且民從教無災十世之利也正義曰

十者數以開作轉以轉作提妙甚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

民驕侈正義曰遷都近監則民皆商販富者驕侈而難治貧者飢寒而犯法惡民之富乃是懲民之貧

欲使貧富均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林逐末則貧富不等富者不增稅貧者易致流亡此公室所以貧困也公說從之夏四月

丁丑晉遷于新田為季孫如晉傳

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

伯侵宋晉命也

○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楚晉盟

○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此篇前叙後議前即案後即斷也起兩行為三諫伏案同括欲戰為衆字伏案三人同諫為善鈞伏案後半一一應轉從衆字生出善字仍從善字合到衆字于左氏議論文字獨為翻案出新之作翼評韓厥之言一層進一層朱批

他處必分作三樣說話此特三人同辭如此伏筆無聲色臭味可尋也

何榮順承雖克辱甚倒應不克是非利害語語精到出色寫一善字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繞角見楚直而晉鄭地楚師還晉師

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

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

子武子將許之武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

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

至于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

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合善也起下榮辱伏後善字林註不可號合

于衆非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

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為大政中軍將酌于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正義服虔云是時欒

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知范將新下軍趙旃佐之韓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

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林人心所同然故曰衆之

上文只點同括欲戰故特補此輩開出下半篇文字接落最緊健有力也上叙下議中間作一閃候以轉筆為提筆如戶之有樞妙絕衆否非排衆亦是擇其善而從之耳月半苟庚諸人之欲與楚戰不過貪功邀利耳其若怒楚何苟首士燮韓厥三人為之中止可謂知將略矣列開庚善鈞父乎一言足破群語所以和於上下功垂三世穆文熙徐揚貢曰簡而通可定千古國是批以衆為衆則三人不敵十一人以善為衆則三卿為主餘子碌碌不足數矣論

事能斷說理甚奇

麋鼠ハカ子

●通吳本欲以啟楚而中國先被其害矣。伐邾者黃池之漸也。義門

主。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

樂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丁丑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十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麋音兮。○吳

伐邾。邾音談。林吳始見。經吳始入伐中國。○夏五月曹伯來朝。○不

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

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林吳楚之交兵

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晉人為之也。○冬大雩。無傳。書過。○衛

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

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憐恤。故夷

狄內。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

者不能弔。慰下。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吾亾無

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亾矣。

叙議斷三者。史家之準繩。或分用。或兼用。若議其所叙。而即斷其所議。則此篇殊屬創調也。引詩不弔。却將無弔先透一筆。結句不亾。即緊承吾亾說落。議斷兩用。而章法渾成。要之先叙後斷。只以中設議論為主而已。

●項安世曰。異時入郢之禍。已兆於此矣。朱批

小國如大國。以得見為幸。只若一字覺。寫來詳至親熱異常。豈不奇絕。

鄭得楚囚而獻晉。正晉鄭出格親熱處。故中間特點尋龜牢之盟。否則直接以鍾儀歸其事。便學文家最要押叙有情此之謂也。
●鍾儀蓋其先冷人。後為鄭公者。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汜音凡。諸侯救鄭。

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林囚鄭公鍾儀。

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龜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

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此叙巫臣報楚通吳事。凡作三截讀。分室以上叙結怨。使吳以下叙修怨。中間自晉遺書乃承上起下。一篇之闕。振通篇都用一氣接連。畫法最生動。有神致。

本為吳入州來作傳。宜以吳為主。然通吳始。大全係巫臣調度。故除前半原叙外。後半起訖。皆筆通吳。還題正位。中間將本題一點。以清眉目。而通體貫穿。摠以巫臣為線索。左氏錯經合身。實主互用之法。至此文而脫化盡矣。

子重事前未見。故諱子反。事前已見。故畧非有輕重也。然結處連寫子重兩奔命。而後總結子重子反七奔命。亦暗有輕重在子。伏應自審細也。

○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年。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

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正義漢地里志。南陽宛縣申伯國。括地志。故呂國在鄧州南陽縣西。國語。史伯所謂

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是也。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

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

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

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

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子

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忠。皆巫臣之族。

殺族分室似可不必復寫兩遍而特詳之。所以見巫臣怨之深而又與後半許多情事及數奔命筆意相配也。蓋一點一畫必有其故。初非在意略之而詳之者。

自晉遺書只三四語而怨毒憤盈直寫出切齒腐心神理來。一路都帶劍戟甲兵之氣。文章有神奇矣哉。

巫臣一去楚。即能通吳上國。使子重子及奔命不暇。然則能臣之去留繫國重輕。豈淺哉。穆文獻

二人之怨巫臣皆非其正。即使怨之何至殺族分室之慘。巫臣修報非過也。孫應鰲

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并怨黑要。

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

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曰。爾以讒慝貪。

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

請使子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有論頭

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

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

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命吳習之。舍音赦。補正。傅氏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

留兩之一卒之偏。則直留五十人耳。若二十五人。則宜云偏兩之半也。

連寫三數字三伐字三教。吳在末三伐。楚在首。又分寫兩奔命。摠寫七奔命。極寫巫臣怨毒無所不至。皆傳神之筆。

七奔命。結過罷于奔命本旨。下文趁勢。結通吳一筆。亦所以完下半篇之主腦也。而楚之奔命無已時矣。寫得筆有餘。酣妙甚。

俞寧世曰。末數語。下半部春秋提挈。小紹構。大規模。

馬陵之會。暗照經文。

通吳於晉。通吳於上國。皆重在巫臣。至十五年。乃云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傳見以威奔。補注

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諸夏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衛

侯如晉。晉反威焉。威。林父邑。林父出奔。威隨屬晉。

○林晉因衛來朝而反其威邑。

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者。車之半邊為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實其子

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

子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而行。因伐鄭。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

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直應。御北方。及晉鄭必至于漢句。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衛

侯如晉。晉反威焉。威。林父邑。林父出奔。威隨屬晉。

○林晉因衛來朝而反其威邑。

趙匡曰。孫氏專衛自良夫始。良夫見經六。專盟二。專兵四世。及其子安得不橫。朱批

●申案。以恩教加之曰賜。以分義賜之曰錫。始錫於桓公。則去天稱王。嚴其分與分也。繼錫于文公。稱天王。猥嚴其分也。終錫于成公。則稱天子。以又與分俱微矣。在上之恩教加焉。朱批

●汪克寬曰。求言則見晉命之緩。蓋自知其言之不順。而未能必魯之从否也。曰歸之于齊。則見取魯田之易。晉卿之一言重于三軍。而不敢固拒也。朱批

此篇三層作兩截讀。前段正論其事。以二命句為主。後段兩引詩。一是跟今有二命作申說。一是跟長有諸侯作掉尾。相承一片。極正之理。極婉之辭。章法呼應。又極完密。至文也。

●祖道舍轍並祭行道之神也。

上截已極言二命之失。然終未痛切。忽拈詩二三其德句。反復復批駁盡。

經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曾使還二年所取田。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

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湯意諸之父。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晉之大夫也。○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而稱名。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而稱名。

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林賜命止此。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奔。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

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

邾人伐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于列國。 ○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

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

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餞。餞。錢。淺子扇。二反。說文云。送去食也。毛詩箋云。祖而舍轍。飲酒于其

側曰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

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

于齊。使歸諸敝邑。兩歸。字。為得反。復不定。妙。用師。鞏。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

情此是一層翻作兩層法唯前半善留故轉命後文出色耳

未引詩本不與上平對然亦重遠猶字作擬與上節相配上節筆意亦得此伴說更濃境裏前半又極圓足熟此知

免于枯筆渴墨之苦極至也提出前言使其返而自愧亦方命二命有根也此即後人代字訣之所本

只二三其德凡作三番幾弄句法一倒一順又一倒懸快無比既以兩二三相接又以兩霸王相接生姿作態絕世文情首尾兩私字見不為魯謀全為

晉謀也文特娓娓動聽孫執升曰茅鹿門謂沾沾耳語不足以明大義愚謂汶陽固魯田可明目張胆言之反出于私其言易入此進言之妙

也雖私猶公未可少之

此是兩頭叙中間斷法起兩獲字一新一舊未一獲字前主後賓合之則前偶後奇平平叙事無可結構忽將初從知范韓句插入中間作隔斷索性將君子引詩作斷一併隔斷插入分明以中間斷貫兩頭叙于章法自別出一奇矣末段只是帶說不可變併人從知范韓內故作此隔斷之筆耳行文奇變莫非因乎自然又何嘗一毫穿鑿求還之言胡也禮表記注引詩胡不作人乎言作人也毛值六誦為不作人乎

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望懷說魯解體却說四方立言有法

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于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七年之中一與差而晉有固極之心反二三其德

一奪二三孰其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王主將德是以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

日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如

音者

晉樂書侵蔡六年未遂侵楚獲申驪大夫楚師

之還也謂六年遇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繞角之役樂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

南平與縣○揖音集又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於立反平與音餘音頌如流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

晉師會伐蔡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卿案。胡。以。使。納。幣。為。越。禮。非。也。
公羊為錄伯姬者得之矣。左氏以為禮。
杜氏亦為使使卿。其必有所拋矣。莊公
如齊納幣。穀為大夫之吏。訖莊不當親
行。豈必以卿為不可使乎。朱批

看提筆便見同括之。死是免獄。不當併
累成宣。却又着樂卻為徵一筆。知此時
措辭亦大費周折。看此文極輕圓。有法
也。咀華曰。不為原屏。討免。但為成宣請
後其說所以得行。不然便犯樂卻之忌
得其解矣。

此文若正說。便當極言同括。不以累成
宣。然未免辭費。看他借賓形。主輕輕將

○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事而已。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曰在五年。

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樂氏卻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

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

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孟趙盾。

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

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之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上猶泛說。此則明指畜公宮之人矣。

豈無辟王。一跌便合原屏一邊。躍然意
表。真如釋家。梨。快無比。而運筆亦
頓宕多姿。 ●哀家梨。梨之名品。
無祿無後。兩意相承。看他互見法。不板
不偏也。

●巫臣以成二年。奔晉。以為邢大夫。此
猶稱申公者。蓋今巫臣之如吳。專欲為
字。楚故蒙以故封者歟。

左氏最多論備之文。此尤字字危悚。立
于池上。明是當而擺着。加一惡字。明是
頹敗不堪。而主人方詭說自若也。于是
替他發急。接連幾轉。指點利害。机警非
常。此無他。言城近楚。唯恐其為仇得耳。
若吳可有如虞。則唯恐其備之不撤
矣。胡為谷嗟而丁寧之乎。

唯然二字。轉得提正。指不備而言。卻且

○秋。名桓公來賜公命。名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

池上。渠丘。公宮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遠里。曰。城已惡。莒子曰。辟

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已。猶太也。對曰。夫狡焉。狡。猶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

春秋左傳 卷十二 成公 七

虛說留于下句申說或思或縱一邊狡
猾一邊縱弛此政疆之所以日多也杜
註欠明
接連四五轉句句斷句句頂詰責不餘
遺力
●注命林氏作戒

請緩師不得病在賂之被文子口實耳
看其極論賂已之非而以後諸侯輕輕
一掉筆意前板後鬆政自操縱有法
●事無一成謂一成不可變也形

前以無射望晉今中國振旅而反欲緩
師是坐受亂也懼字正應知懼季孫亦
陡然提動前言矣

後來却偏偏有一異姓故此文不但為
衛勝作傳併為齊人作傳亦互見法
也

●卿案諸侯嫁女左氏謂異姓不勝
與劉氏敞之說不同姑並存以俟考朱批
家鉉翁曰自入春秋內女適他國者有
矣諸國之來勝者皆不至至是伯姬將
歸于宋衛晉齊皆來勝蓋伯姬有疾行
諸國慕之故忘其勢而樂以其女為勝
也朱批

唯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苦
人當惟此為命●補正陸氏曰有思

開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
補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
勇夫重閉况國乎
為明年
苦潰傳

重直龍反
又直勇反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愍其見出來歸故書
卒也若更適大夫則

不復
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
七年邾
與吳成公賂

之請緩師文子不可
文子
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

無加貨事無二成
公私不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

君也
欲與魯絕後
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

會伐邾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

則否
必以同姓者參骨肉
至親所以息陰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蒲衛地在長
垣縣西南
公至自會
無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宋不使卿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又使
大夫隨加聘問

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也。○秋七月丙

子齊侯無野卒。無得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林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于民告諸侯。

例在十五年。○晉樂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

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日潰。

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入。○林伐稱名入稱入書法與會蜀盟蜀同。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日書時。

前傳于叔姬之卒解經未足。此處却批來伴說便命為和為我對面洗發兩邊都醒文貴兩兩對勘左氏無法不告我後人也。

本傳會蒲事却前承歸田後帶會吳直作二首過枝接葉文字中載范文子語柔服照下會吳伐貳應上貳晉亦以申權貫首尾謀篇固以擊中為第一故屢用而不厭耳。

凡文皆先叙後斷此獨以斷語突起而別以不了語叙事作結倒用可農即自古何有印板文字耶。

左傳

○晉人來媵。媵伯也。○秋七月丙

子齊侯無野卒。無得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林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于民告諸侯。

例在十五年。○晉樂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

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日潰。

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入。○林伐稱名入稱入書法與會蜀盟蜀同。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日書時。

前傳于叔姬之卒解經未足。此處却批來伴說便命為和為我對面洗發兩邊都醒文貴兩兩對勘左氏無法不告我後人也。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絕于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

姬為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

于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

則不競尋盟何為也。競強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

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三

行賂不亡必趨于重。世風自古已然。

●趙鵬飛曰。晉奪晉田以歸齊。魯何望於晉哉。故晉雖惡宋。而魯宋共為婚姻。宋公使來納幣。而衛遂來媵。魯宋衛合為一家。晉於是懼而為蒲之盟。收諸侯之離心也。蒲之盟。遠而晉人亦來媵。非懼三國合好以叛。晉其肯然與。朱批

只一筆寫婦人愛女入神。

勤字先君子起說兩遍。只用一順一倒筆法。兩賦詩以五章卒章相對。而一出。一入。照應井井。小文亦審細乃爾。

○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為晉人執鄭伯。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蹇父嫁女于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晉侯有蹇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舉動恣。輕。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如韓樂。接連三層。亦自打疊。周到不費辭。

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

●疏。桓二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來聘。致夫人。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朱批

如晉則執之。行成則殺之。全非柔服面目。文子第一層不是處。却將討貳于楚。替他解釋于第二層不是處。只將兵交使在薄責其非。摠是放重筆用輕筆之法。所以寬晉人者至矣。

歸田盟貳以來。晉有自危之心。欲與楚成。苦無機會。因想到鍾儀。可通線索。故

三篇

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已意。綠本又作祿。吐亂反。

○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銅鞮。縣在上黨。鞮。丁兮反。

樂書伐鄭。鄭人使伯獨行成。晉人殺之。

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獨古立反。楚子重侵

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三

軍府有意而觀南冠有意而問遠脫而
用之何其親也急欲問君王何如卻不
好突然便遠遠問其族又問其能且使
之琴迨其自謝不知而必固問之意可
想也范文子尤是心領神會便極口稱
贊極力從憑竟使合晉楚之成則和盤
托出矣文于前半逐步細寫後半一氣
頂接前則文情極濃後則文氣極厚合
之如層疊音障非復一覽可盡是為奇
文大文

此篇亦前敘後斷格蓋一意翻作兩層
寫也看其前半筆筆變換後半筆筆整

南冠楚冠楚冠不必再說拘執氏矣正義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云
柱後冠即左傳南冠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
之今解牙冠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
儀在七
年稅也洽力丁反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
解也洽力丁反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
依字作洽南冠南音是點綴法公曰君王何如
二事言不敢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
側司馬子反言

其尊卿以一筆為上下閑候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齊非如村裏鮑老只有一副面具也妙

上半凡五層下半併一層刪二層而于
一層中却分兩層三番複說便化作十
二層愈整愈變不見其板但見其活自
有筆墨以來未有此前歌後舞之樂也
鍾惺曰非独妙於現人亦巧於用人
朱批

此篇亦前案後斷而斷又分兩層先以
無備正結重又引詩極言備之不可已
以反結之恰好分應不備豫備兩句其
呼應跌宕有天然之妙也

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

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名其二卿尊君也尊

也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尊

也君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

必濟言有此四德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

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上渠上城惡衆

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上月六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

昔之區固無倫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民致死而弗去。則昧于為國之本也。雖隆其城。何益哉。胡氏

看來上截分寫兩城。惡而以無備故也。一句摠結下截分寫無備。備不可已。而以罪大善大四句摠提。聯之便成兩頭。分中間合章法。重規疊矩。匠巧無窮。

詩甚篇求有味。未審何以逸之。妙在只就淺近處說。以人情物理。雖陋者所不廢也。與前篇勇夫重閉同一筆意。若講大道理。則固非陋者所知矣。

註渠上莒邑。則前渠丘公與莒子。似是兩人。金氏于前傳。所以有莒子不足又。道看渠丘公一樣。不以為意之評也。咀華據註駁之。恐亦太泥。意者莒子居渠

丘。即以為號。如所謂鄂侯者耳。當向淹雅者而問之。

示晉不怠君也。突點此句。幾不可解。讀至下文。始知圍許。單為示晉不怠。單為不怠君。而其實不怠君。正單為怠君也。曲曲折折。妙手空空。以是則二字穿下。分明有不满于申之意。此即以叙為議筆法。

吾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此法前後用之。輒效。叔申亦不幸。而為小人所乘耳。

為將釋文作偽。
李廉曰。經各城中城者。二又見定六年。朱批

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日。楚遂入。莒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

待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正義。浹。周匝也。從。此。甲至癸。為十日。從子至亥。為十二辰。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林在位之人。亦有匱乏之時。須得人承代。按末二句。總承上四句。不當推開說。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怠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

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庚辰。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

春。狄侵鄭。夏。成公。二。成公。

春。狄侵鄭。夏。成公。二。成公。

春。狄侵鄭。夏。成公。二。成公。

十郊不從乃不郊無傳上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犬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

禮正義應劭作舊各諱嚴云周穆王各滿晉厲公各州滿是同名不諱今作蒲疑誤○齊人

來勝無傳勝伯姬也異姓來勝非禮也○丙午晉侯獮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

月七日有日無月○獮乃侯反林景公卒犬子州蒲五月先立以伐鄭○秋七月公如

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糞如楚糴糞晉大夫糴徒弔反一杜敖士弔二反糞

扶慶反一蒲發蒲艾二反糴今音翟疑徒弔弔字讀如神之弔矣音的也報犬宰子商

楚以子商報鍾儀而晉以糴糞報子商以糞本楚人藉以結成不得竟當晉使故也然往來數數吾懼其甘以壞矣

鄭不急則晉急矣

●子如公子班系譜杜注編誤

上截叙鄭不急君而髡頑立下截叙晉會伐鄭而鄭伯歸上結鞞之執下起立君之討也變書語前三句束上後三句領下亦以兩頭歸併中間作關鍵章法與巫臣遺書正同

鄭伯執而國立髡頑晉侯疾而命立州蒲亦特特相映成趣處自立太子為君以伐入而歸其君其示以父命之可為君而國立之不可為君也歟

●即案此會之後未久而晉侯卒經無卒於師之文故左附會其支謂晉侯有

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

縹子如公夏四月鄭人殺縹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

公犬子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

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犬子州

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

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子然盟于修澤

鄭襄公之廟鐘

疾立太子。以為君。而合諸侯也。春秋垂訓。萬世豈有生代父位。而仍各其爵者。故先儒皆駁之。朱批

此亦類敘格也。左氏好奇。因夢奇遂以夢成。意然剪裁貫串。段段有法。始也。因夢而病。繼復病變為夢。末更附以因夢而死者。妙以巫醫穿插。生色。巫則食新獻麥。呼應。在兩頭。醫則視筆呼應。在中間。而二豎與大厲相映。小臣負公登天。又與壞門請帝相映。事幻而文更奇。

一篇凡三寫夢兆。看來以中段為主。夢不可知。而醫賢有理。前一夢是引筆。末一夢是帶筆。構局最輕。重有法。大厲之夢。以懼心感之。桑田之夢。以邪心感之。

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熒陽卷縣東。有修武亭。卷音權。又立權反。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八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名桑田。巫

名桑田。巫晉邑。壞音怪。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公曰何如。曰不食新。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

名為猶。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治也。

敬伯鐘

之登天之夢。以貪心感之。二豎之夢。則真吾之精神為之。故曰疾為二豎子也。以入而論。則巫賤而醫貴。以理而論。則巫短而醫長。故巫言如夢。醫言亦如夢。而詳略迥別。以醫當禮。而巫可殺也。小臣則因其夢而用之。亦如其人而用之。斯已矣。傳虛幻事。亦然有針線。豈比痴人前說夢耶。相其體壞。分明以巫兜裏醫事在中。而以登天請帝首尾相映成章。法如花之有齒莖也。類叙實主。唯此最整而圓矣。中一段。句句前後相應。自成一段。不欲落裨官家數也。于醫則厚禮而歸之。信醫不加于信夢。于巫則示麥而殺之。又信巫不如其信醫。既護疾又怕死。相映處使人絕倒。攻之。髮炎也。林氏

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此病為胸膈不舒。故張而死。育音。下為膏。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我一句愈不可為矣。即以

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使

甸人獻麥。甸人主為。饋人為之名。桑田巫示而殺之。若夢出廟常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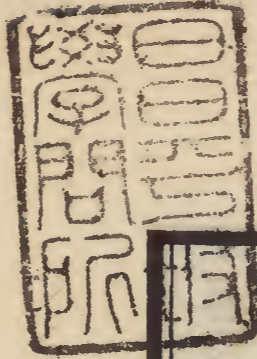
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

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則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左傳

不殺子如而殺叔申亦不知好惡矣批朱
此事在後世并髡頑亦在所不免耳

羅。夜。未。反。諸。侯。又。莫。在。寫。極。心。焦。極。氣。
悶。事。只。一。兩。筆。寫。盡。妙。甚。



春秋左傳

卷三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

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羅夜未反

是春晉使羅夜至楚結成晉謂魯貳于楚故留公須羅夜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

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左傳卷十二終

國史印



